

帝恭己之日也而君曰抑畏臣曰知恤無
或泯泯焉何嘗自分勞逸而上下異心明
良相與君臣一德過用其憂而不知其有
憂者乃所以無憂均任其勞而不知其有
勞者乃所以不勞也若夫太昊乘震司春
炎帝執衡司夏少昊乘兌司秋顓頊執權
司冬斯則敬授民時而非所以語人君致
治之本東郊布德施惠南郊贊傑遂良西
郊斷刑決獄壯郊謹藏固封斯則經紀月
令而非所以語人君保治之心至若盈縮
有常星辰不紊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
失時雨降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
寧康辛妍之言非不備也然卒無裨於越
王持盈之治奉順陰陽調和宇宙趙克舉
春李舜舉夏兒寬舉秋貢禹舉冬魏相之
言非不詳也然終無加於宣帝綜覈之明
夫越王禹之遺烈宣帝漢之令主而雜霸
偏安治不古若矧其下者又何以侔德虞

周光垂後嗣也哉誠有如

聖諭所謂昏才之主自不勉諸者何可一二數也惟我

皇上誕承

皇祖英靈丕荷

上天明命

南郊躬親告祭

燕居晨興拜祝敬一十六字則有箴觀星測

景臺則有祭

御無逸製文以農功為本修

仁壽值災以民力為先天鳴地震惻然納弭變之章水溢旱乾感然下蠲恤之詔敬

天法祖仁民愛物之誠即虞周之聖何以加諸一時在廷諸臣

聖作物覩詎無文武兼資齊政訓典若漢之李膺王暢弱冠慷慨華首強固若終軍陳蕃孜孜奉國敷奏詳明若唐之房玄齡溫彥博濟繁治劇繁濁揚清若戴胄王珪諸人

以稱任使者顧文書紛糾毀譽混亂堯朝
雜處周位並居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
為右職勇猛操切苛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亾義有財者顯於世欺謾善書者貴於官
貢禹之所極陳者復見於今矣下詐上殘
俗浸彫敝色斯求名以理已安民為劣柔
因罪引高以奉法循理為不化州宰競相
辟召升騰踰於等倫左雄之所䟽列者接
踵於世矣泰寧既久則瑕類萌生積習已
成則蠱壞從起勾沙漠以為骨肉劫君父
以害胞與雖未必如

聖諭所指之甚然武備久弛戎心叵測率控弦
之徒闌入郊圻若庚戌城下之變請纓繫
單于之頸者敢謂無其人也先儒朱熹曰
善為治者必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
有風俗以驅之於下則君臣事使之間轉
移振舉信莫有急於此者何謂綱紀辨賢
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

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忠之當盡而必為皆知不忠之足羞而必去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文吏抵錢如土武弁視死如歸人主獨以大公至正之心照臨於上賢者必陟不肖者無所庸功者必賞有罪者不以貸其致慎於綱紀者既嚴而其昭著於風俗者既美有如實則聚斂而曰理財用實則開募而曰討不庭若胡寅論宋之綱紀臣知其必無矣崇尚浮華采名不采實文沿江左誅文不誅意若司馬光論宋之風俗臣知其必無矣廣求才之路賢者得以彙征啓至公之門職司皆得自達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猶加詳焉所謂委任責成選自卑遠歷試而始升於朝寘於周行搜擇而專任以事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事愆於素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賞其人而成其美此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

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約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延濟人之道言事之得必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必窮其所失之理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譖潤不辯之寃此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然古今用人大都常有四患知其患而亟反之顧上之自用何如爾蓋漢臣仲長統曰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

朝待驟裏飛兔而駕世莫乘車矣須西施毛嫱而配終身不家矣故齊景公仰高管仲之謀而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而近遺子雲之美其患在於貴耳而賤目慕遠而遺近也願陛下寤寐求賢及時效用無俾馮唐缺望於顏齡唐且自顛於華髮劉安曰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人之才志

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挈而乃責之以閨閣
隩突之理或隨鄉曲之卑耳目之見而乃
任之以國家治亂之機是猶以斧剪毛以
錐抵木也故漢高忌陳平之小愆而六奇
大用魏文捐吳起之微失而五城奏功小
知大受人各有所長也願

陛下先信後求隨材器使則蕭曹周韓何所不
致吳鄧梁竇何有弗收鄒陽曰女無美惡
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徇情溢
美無高而不可升乘囊鑄詆無深而不可
淪故樂羊啜子羨而降中山有功不免見
疑秦西巴縱獵麋而為子傅有罪反以益
信悖情逆理夸誕生惑自古及今未有能
免焉者願

陛下任賢無貳去邪無疑俾陸贄不濱於孤立
范仲淹不激於朋黨然後君子得以展布
四體而忠於

陛下之職分賈山曰雷震之所擊無不摧折萬

九思山房稿 卷之三十一
鈞之所歷無不糜滅順上者愛所由來故
人多阿譽逆意者惡所從生故人鮮犯顏
陳湯以百蠻之功一言而久繫劉輔以九
族之懿旬日而暴收此宸門有抱關之夫
柱下無朱文之軫也願

陛下擴江海之度垂雨露之恩推之以至誠而
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
使戴鵲無害而仁鳥不逝骨鯁在

朝而禽息無危將見忠臣志士喟然動心而
憂國有甚於饑渴由是

九重獨運庶績咸熙康濟小民惠鮮遐陬心政
本末交相通貫使疲癯殘疾鰥寡孤獨無
一物之不遂其生靈承

宗廟恢張化理使苞桑鞏固泰山磐石歷萬年
而無替厥始頌

聖德者聲相聞於

朝歌太平者足相躡於野嘉靖殷邦高宗不
得以專美於前矣抑臣莊誦我

大祖聖訓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諸中者無
堯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
得也大哉

王言真

聖子神孫萬世之龜鑑也臣願

陛下遠述二帝近法

列祖主敬以存此心講學以明此心親君子遠
小人以養此心天下波淨塵清此心常若
旦莫杌榘之形上恬下嬉此心常若覆
多難之及禎獻靈遊此心常若怪異凶
之譴矜持既久而

聖敬日躋本源既澄而王猷允塞則為之臣者
人人回心易慮翼贊

休明孰敢有上負

天子下負所學弁髦先行其言之聖訓而遺勞
於

君父為名教之罪人邪臣粗通章句無多見聞

居則誦述先王出則維

九思山房稿 卷之三十一
天子使極知不在六籍孔子之科不列於學官
非義理典訓之文不著於功令不敢滋蔓
蕪驚詭竒以辱

明問惟以非堯舜之道

祖宗之法尤不敢陳於

王前臣愚以為衆言盈庭宜可連章宣下詳采

厥衷期於仰裨

陛下大化於萬一未履和逸與天亾極此臣螻

蟻區區之小志也臣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讀卷官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都察院左

都御史屠僑 進呈

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趙文華 移

置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三

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愚山房文集卷三十三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墓表

東安知縣清貞先生楊公墓表

嘉靖壬子先生以比士薦序於鄉後十九年為
隆慶庚午序秉鉞先生之鄉不得之先生之隴
又十六年為萬曆乙酉余友曹君守先生之隴
不得及先生之生序竊重自咎曰人生重知已

爾自先生一日成豎子名孰能不重顧無能報先生地上乃欲報地下乎曹君賁之志代式先生之廬已又伐之石欲表先生之墓而以其子芳之請來言於序曰預子與齊客釣也無必易志於先君而其墓不廢木拱而喬孤豈知地之下不栽嗟嗟序安忍無言夫先生者秦所稱清貞先生也自其父冕治易起家貢太學以試第次補隆慶州學正諸上谷學師要言易者無不歌之曰鏗鏗楊子焉然其意不能守章句也尋脫纓歸歸而有子即先生本傳易以其餘力受春秋他師常以春秋駁時事大有理證父喜曰兒能重席寧至作我徒訓士一方為名邪先生早失父獨與其母陳居行帶止習日惟兼經自課所為脫服御以贍滌適任孺人雖告不聞也丁酉領鄉試高第屢蹶南宮敞罔不欲進母陳知先生之安養而有終焉之志也教之仕曰妾聞之人子以仕益親之食彰君之賜不聞其徒名為孝而欲成名於天下未亾人何養之與有

九思山房稿 卷之三十一
而欲而母之嘗君食亾人可後冀乎先生始愍
然壯首謁選除山西靜樂知縣靜樂本邊縣會
虜數入而母見謂其子憂邊幾不全也不就竟
以訃聞先生匍匐奔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
羸瘠骨立僅任進道再除東安然尋稱病自是
不復仕盖先生修幹威容負元龍膽志造次難
得比當其謁選銓大吏簡邊圉才召先生辭問
大竒偉先生遂䟽上靜樂至縣見其雉堞傾敗
民無固志乃誓遺民於城上仰天嘆曰予所不
唯民之依保四封者是亟唯衆所棄爾不唯令
之從而保於他鏡亦唯爾之罪首為治城郭申
保甲嚴烽燧燧民懷生矣於是擇有武者閱數
千人屯據要害以逆虜虜至嬰城者連響相望
矢守而靜樂獨晏然流移漸復治縣以明察民
有姦黠主名盡知之姓姓各有記籍一呂在山
谷設巫祝言以白蓮術誣民百室和之莫能禁
太府發其比伍捕之誤執其在市呂也先生爭
太府前白實不白蓮者竟案致真呂論棄市治

其黨數十其後千石吏不敢妄繫人市呂肖先生像祠於城行之日老弱號哭遮先生前或當道卧皆曰願乞明府奪情一日至乃戒婦勿舉子君行必且空城矣東安圻近邑也戚畹巨璫所荐食戶去里存畝去稅存先生紫籍而比沿坵而調一切改更之其始若煩後吏無溺職之患民無代出之憂皆便安焉會有 詔脩蘆溝

橋郡縣吏並受功獨以先生領其成不中程得輒救督功成上狀為三輔最吏多益級賜金而先生觸風露僵自橋所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幸備任使恐一日先朝露無以塞責乃先事上言

天子裁哀之許之歸去職唯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陌上觀者莫不為之揮涕先是母喪行服視囊中裝不直十金悲曰母在備五飾妻不敢愛奩母不在當大事孤敢愛田乎為斥賣田葬之家無儋石而其心歿齒無弗足然業以兩綬稱而又耆德守相有司干旄日至其門遺之粟先生一意謝卻不少沾也當小愈猶能紫車

之山間愚公野老具鷄黍欣然為盡返城邑望見顯者輒引車匿走即不知其夫人行矣久之有異人欲卒成先生忽入謁如故既而曰清乎吾子貞乎吾子遭迴人世非達也同遊物外何如語畢趨出而衆莫知其誰也居三日先生卒尸在牖下緼袍不表可不謂清自先生在時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可不謂貞鄉人私謚曰清貞先生鄉也入告之人豈亦彭城父老不足指龔大夫者而足於先生邪先生諱縉字德紳其無論矣其號才者居常自視昔人騰躍鏗錡垂聲不朽孰不思希望風采於萬分乎顧求其效若白堊之與黑漆不相及也豈古今人甚相遠哉則才與誠也合不合之効殊也故崇騁閎論與情款相違托之乎名高吾不謂智虛張鼓技巨重弗肩托之乎任事吾不謂才尸惠以顯其身飾觀以要其下托之乎達權吾不謂通何也有此之才無此之誠也百工不誠則器械苦偽染色不貞治民不誠則離散鬱怨上下不相親

以斯揆之侯之得民誠邪非邪是不宜辯而明
矣余又聞之至精無象萬物以化大聖無事千
官盡能言顯名於治世難也 今上冲聖百工
濟濟在列陰陽和蠻夷廷稱無事之朝至隆矣
即知如羊祜勇如李廣其才猶有不得騁者矧
由郡縣與千百吏齷齪上計以課功能其自拔
可不謂難哉蓋嘗辟之視鍛錫察青黃區冶不
能以必劔水擊陸斷則鈍利別矣發齒吻形容
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則駑良別矣觀容
人父惟封監察御史母樊贈太孺人生六子公
其叔也少讀書性穎甚弱冠時即乞乞几案勞
什於鈍者治一經輒默舉不失一字嘉靖壬子
丙辰三試並巍名授鳳翔府推官世傳秦處伯
餘法專在吏推官聽監司令按部旁郡邑視監
司意指遂搖鏃薄為雄監司為遊聲譽稱治愉
快公到郡常參用情法凡所以事上治民待四
遠多推至誠法外監司即甚峻法亦數稱其美
久之疏公名跡中御史選 詔公等詣廷選員

以數十侍實職兩選皆第一為福建道監察御史正笏 朝堂進止詳華人皆拭目獨持其法大體時政有罷施百細弗引當否即有巨因其事納之務正法以故人畏呼王御史籍甚庚申辛酉間遼大饑赤丁道踰生者 上遣御史本兵大臣賑弗瘳又虜時掠寧前邊內為常奏報一再罷於梗末揚 主之明公往按至一月三疏於廷雖損內藏 上裁察由是一一惟公言則自榆關以東荒憬苟有命者咸指公曰再生我也已乃為公起僵礪鈍殺虜之內掠者虜居邊為引去竟公按不敢櫻塞氓虜失利患之先是黠帥楊照鬻陽捷還給御史陶應龍願並軍門以核級乃可旦日御史馳至軍立表待帥不至且揚揚示人御史可侮也又構所闕軍門禮兩排去撫部臣後之言按遼溺其職矣公曰以一帥復一帥進閫外所少寧揚帥等乎帥見公索韉下拜矍然如兵在頸公正衙取帥構兩臣狀按之無一驗白於 朝且曰古人選將必訾

相竒厖福艾遣之帥爭小禮輕重不相得輒用
陷人薄福子豈足與成功 朝廷皆原之無何
虜誘騎障間斬帥頭而去人益服公能知人再
按真順廣大郡丁母憂服闋除河南道出按兩
浙浙浩穰地網䟽民富各役財所部驕溢持其
長吏令不得閉門自歛臺長烏程張公難之䟽
用公未至馳勅書曰即上下相公自快是無法
也曷得然哉無煩論輸數吏望風解綬去矣豪
猾頓足如恐聞杭賓舟銜尾至訢訟諮稟盈階
公目覽手咎耳受口辭皆瞻舉如暇亘夜常後
左右為倦苦故臺長用事初到官里中悉詣其
家公念獨守時行縣當詣御史無與也不詣張
公聞之愈重公 穆宗訪落之辰憲物文典凡
臣三固已奉數百千言無當公著關心体八事
䟽之並採納宰執謂非吾等及已致齋賢之嘆
又請浙益解額五日江幸得益浙未萃 陛
下一視之剴辭直氣足動人悟物士抱一藝靡
不填然躍附丁卯監試事秀水黃君等皆稟進

得人公貌頽而癯神凝而瘁被疾覈軍儲猶親窮海或告憊公曰已倍親而仕終顧身言憊非夫也甫代去抵舍不起矣時年四十有二趙公聞乃嘆曰憂國殫神彥博不逮再祺我先固知之使少閑究其壽依光日月卿執詎不可幾邪余曰君子德名為幾河湟無望天下無人非不當且貴也惡成其名唐介趙抃之流鉞而鼎鑊名蓋到今稱之豈其卿豈其卿公配張氏封孺人鄉進士其女後卒子一即承家庠生兄孟春早卒應春弟仲春俱散官遇春復舉鄉進士季春嗟乎公門為不墜矣凡孤所欲言余得具論之俾過墓者環顧而知所採云

寧州訓導吳君墓表

萬泉之陽有峰高且神曰孤山其東十五里為黃甫村本避故元亂徙民也稷山杜吳鄉人吳氏仕中舉宗來徙傳子致林致林生釗釗生巖巖生景佑疇糞懇田衆皆守縵田吳獨以代歲收視縵倍之居縣為豪宗矣景佑生公始脩書

為校官過余發笥論地里曰吾徙鄉漢槐里侯
嵩里也此獨其先老傳爾綜其實世居安定受
脈潁川今乃傳之萬泉乎豈驗墟墓哉余聞而
嘆曰所謂譏正得失殆幾之矣無何公卒於官
其子春元君以父嘗破群交余言猶在耳請表
余不得辭按狀公諱一極字拱之別號念峰蚤
再失母育於韓氏始在髫髻體局方正而其孝
天至視兩弟為間友宗人曰吳氏不乏季子矣
八歲作文攬筆而具日就閑徹及長督學茶陵
入廖公知公年十有二多奇穎即往按邑試其
文輒第一亟賞之曰吾非為士無甘奇於世故
來試也以士無竟為君子願有進也公跪曰幸
甚諸生於是以為奇公乃焚柴讀書栢林中精
研六籍覃思不窺城市已超置廩員已又置名
河東書院伍中一郡所褻簡士皆俛而服焉自
校文第三晉士公未嘗不在甲乙如是者殆二
十年而諸與公同時或取第者數十輩公不為
後然終無孫山名常自念曰吾豈嘗擇地不當

九思曰利 卷之三十一
第邪然子業已第矣萬曆丁丑以明經貢太學
令尹行鄉飲餞之公揚解曰孝家忠國所不終
廖先生教有如此酒為爵無筭而別後四年仕
為寧州文學佐不挈妻子與僮僕日一食馬一
秣斥奉餘以贍寒士士或倚席不講公為五更
勸士歌朝夕吟諷致情嬾者既已幅巾奮襖以
談士皆捧手嘆息去而公益兼工自厲以光祿
四行率人儒化大行監司行縣課公狀或曰文
翁道著巴漢唐桑風移硯礫方之異代亦曷尚
若哉曰器用優美雖在教人當擢以右職博開
政路有如當塗者更相薦引徵公詣公車不乂
乃方過而忽然索何命哉公被疾州士人咸為
祠祀祈福卒之日遠近赴哀者不可勝數學者
比之文範先生先是萬泉學以有司惰廢者七
十餘年公得請備侍之贏以新垣宇鄉人訖欲
立碑銘於學如漢表翟醕未怠也公為人嚴偉
束帶終日不休偃尤護細槩鄉鄰有富植者比
戶不與通在官稜稜有望太守數遣丞掾致禮

不一荅賀問自少天悟絕人一見聞輒究其妙
尤善鑿卜地理曆筭常曰陰陽家書謬偽淺惡
世益拘畏欲刪落煩訛掇可用者不果而或以
數學教人曰世言傳奕其學不可傳殆謬其誘
人多此類公生嘉靖壬辰二月十有二日卒萬
曆十一年四月廿有九日母王氏繼何氏並蚤
卒今韓氏娶薛氏庠生昉女子男一內中已卯
鄉試高第娶邵陽縣丞杜麟孫女女四一適張
師正一適董國昌俱禮部儒士一字國子生張
易從子一字遙授吏目賈世昌子孫女一字榮
河縣舉人李自治男有側室毛無出矣序聞之
先正曰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宜宣風教如
吳公者僅仕為文學將道以時詘無德而稱乎
及宦卒歸葬子以步從御史大夫蕭公聞而傷
之薄祭新豐道致詞曰吾不得以賢者名遊揚
茲行執安受詔為公有知自視孰與空譽違實
公卿問疾者御史大夫幾不得奏其薦書嗟乎
是可以觀公矣余特表於墓以俟後之銘公者

處士曹君墓表

余聞有志之士泥滓未奮之日或履圯釋賃挽
輅斬祛要皆致身青雲建騰躍之業不則鋤草
茅去惡樹善足以潤色州里不終淹於匹庶吾
見處士曹公乃幾矣曹公者名官字惟賢其著
猗氏貴戚坊祖春太學生生鳳傳儒行為公父
公容貌恢毅美鬚髯自未弱冠游邑子錢家莫
能厚遇曰雛鼠安足與群久之少年察其有膽
畧推公為社長戶糾於上元震金抵角以進獲
又推為二十五祠主顧非其好也曰大丈夫不
能游大人以成名當效魯連排難解紛令千里
誦義爾安能區區從俗為稍長折節為謙讓與
人交務厚施而薄望人有事從公剖決事可直
直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遠近諸為氣節者歎
然歸之門外之車常接轂邑獄有當鴈門跼者
得公居間乃解或詣謝無少矜為已功然其家
貧緣手起亦緣手盡者數矣去城一舍而近為
耕稼莊故不井人僑居輒未墨突去逋歲賦以

為常公相其地可多穫誠得渚水高下更相受
溉可令畝一鍾無難乃破荒獨鑿一井度可爨
百室募人居作之由是梓少把土隨蟹罅汚邪
盡其利歲足奉穀租而出菓稅令以此嘉公名
至舉以風勸其衆先是吏行弊政令治薄民民
或牽持服駕不惟令之從甚者威稜懾四境持
丞尉吏跡而短長之丞尉或入里致禮公曰是
所謂妄言族者矣不旋踵而按部者劾治其種
幾盡人益服公之識始公與宗人坊處及徃耕
耕稼莊又徙耕上里宗人皆聽去不收廿年累
粟至萬斛宗人匍匐來稱貸公未嘗以不收見
愠嘗自述曰何知積貯好行其德者為享利吾
與人若棄之假人若忘之雖有償者是自實其
義吾不欲爾也公自有子數人或俛拾仰取用
曹邴行賈之術或市馬四出擅燕代橐駝之利
家益炎炎起歲饑民大徙縣官無以盡贍公大
持錢輸穀以給徙民令上富民助貧民者名而
公在其首顧富民多任俠奸禁公既不喜為俠

復樂與學士大夫相親賓至必投轄內為剉薦
遲公露醉時乃去為屋數區授諸子華整過人
又出橐中金與子約從歌舞極欲五日而更一
區於是人號之曰陸大夫平生機警多智變化
如神所至觀者重沓公笑曰曹公寧有四目兩
口邪又號曰曹孟德晚年精神矍鑠躍馬不階
尺土自許曰古有年邁八十常槃馬奮稍稱為
六十九歲者彼我豈異人哉人又號曰傅修期
先是郡縣奉檄募民各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
事者欲試用之公慨然使其子若孫歲應此條
即輟讀不少僅其勇於公家皆此類其子若孫
或一沐出遊登南樓公輒往從之效庾亮之樂
自號南樓主人人顧莫之知也蚤失母獨與其
後母居齒相若垂老不懈子職視從姪一若已
子又取民母之子為己子且以為子兄諸弟不
敢為衛媪家僮萬曆十有四年九月十有四日
以無疾終距其生正德三年十有二月七日為
壽七十有九娶張氏郵置丞建之女子男三人

良宰省祭官娶趙氏天恩女季父漢中公之甥
俱卒良翰娶荆氏歲貢生一正女良貴娶宋氏
武舉良才女俱郡掾女三人一適省祭官孔應
科一適太學生荆山綠一適管應科孫男七人
宗儒娶衛氏宗林娶潘氏俱掾良宰出宗智娶
孔氏良翰出宗文宗禮娶皆荆氏宗誠娶楊氏
與宗文皆掾宗某良貴出曾孫男二俱幼民母
之子為良輔娶楊氏子宗道省祭官孫希顏皆
見育於公者良翰等卜以戊子十有二月十有
二日癸公城陰介大守壽泉曹公屬余題其墓
嗚呼公往矣猶及公之後昆彼其脫身審料自
儼海上之窮使從安丘而學道或好將帥之事
傳之累葉不亦耿鄧之徒也與哉孟子曰術不
可不慎也余蓋有感於公特表而出之俾過者
得具論焉

處士薛公泉配曹孺人合葬墓表

薛公諱廷珪字德器先立居倚之西里為豪族
至其父錦以力農歲獲麥三千石穀稱之稱萬

薛君家比素封容貌甚嚴僮有大名縣長吏
偃師齊君問慕而鞠之遣吏請相見錦攝草衣
卷氈冠至門上謁具以狀對縣長吏竒焉會歲
饑什分家厝之三盡活窮民流移然後廼已自
境內輸穀以來未嘗有也久之河東道聞其實
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賜予帛十疋表曰義
門僉憲王公壘經故里太守負弩前錦以姻屬
縱觀道上呼壘名坐其車壘為御不顧也有子
四人廷珍廷璋廷瑤公其長也公自嗣父為家
督朴忠自著不私絲分子舍於是同爨踰六百
指或謂子弟多宜可學兄弟相駁不可乃公獨
折節好之開丙舍群其資材俊穎者延儒師使
學自從其所問能與不能期於經明行脩公氣
嶽嶽不欲下人至以貲赴人之急若流退而不
復句校以故薛萬之箸日損公夷然意弗屑也
公事後母其最孝又均愛其異胞弟弟各以冠
帶諸生成立有差嘗言予愛女甚於男從陌上
受夫人術能相人人從公相獨遵謙讓然頗以

其言相兩女而自稱曰吾一女當貴已而從家大夫淳靖公遊人謂兩人各自得不知杵臼中業已心許女矣竟女於予三歲而予射策為郎其鄉老先居士大夫間未嘗不稱述薛公能知人露著獻占不及也公所施財不滿萬錢不為紀脩仁壽靈巖招提金錢繒絮諸大事工力不小皆獨任之嘉靖中御史宋公儀望行縣治書院一區縣長吏以畀公間問邑中長短公曰明府在上賢不肖較然何知其他言之縣長吏益嘆其長者公疾病縣長吏覬其瘳而尉之曰某未獲報而病甚吾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以今考之薛則衰矣而公後嗣獨盛始公病時孺人備鑿禱謹窳窳志物逾力而悅家指未析男女各職忘乎其無主嘗從予居官新安憂喜不形忘乎其在外也於公德有匹敵焉公生以弘治丙辰某日卒以嘉靖甲寅某日享年五十有三母張氏孺人生以弘治甲寅某日卒以隆慶壬申十二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祖

名其秦州同知父經封光祿寺署丞母某氏封孺人子杵齡聽選官娶荆氏繼何氏杵延承差娶荆氏教授琨女女長適子封安人次適王格心孫從治娶王氏繼張氏從化娶王氏都司經歷良卿孫女杵齡出從周娶樊氏從訓娶王氏從士娶王氏杵延出孫女適荆山纁國子生謝邦寧曾孫男五女三一適陳所學吏目汝濬男餘幼公合塋後十有五年而其甥伐石追紀其事行世系揭於墓墓在村之坤方二里許銘曰是惟薛公與曹孺人之所寧止侈其隧廣其墓穹表而俟賁以為不允視公之女若子

茂才王君墓表

王君名道陞字大猷故猗氏祁任里人宋元以來族姓大著至其祖廣西都司參軍良卿傳伊洛學名行益著里中與先開封公為髫鬣交年皆八十已上歸田領孫口授經讀以為樂里中竟余兩家所稱翁傳左氏學無弗督其子弟屬耳墻屏者至越境相師授曰余兩家者自出也

余數侍參軍公參軍公且言吾教二子楹若榆
皆三冬學史足第君與俱聽君曰使在吾舌端
不當一瞬矣君方未就外傳余以此竒君已一
縣人聞其幼慧英特才藻日麗則盡竒君以為
楊億晏殊復出萬曆三年以茂才試先諸生督
學蔡公遂召問大竒其對增試雜文則以吾先
古之未有貯者余乃除舍設備俸令授子洪岳
經間取古墳策使徧觀之凡君固已漬誦數十
萬言駸駸稱碩學為文駿發一第不足道也父
之里中人十九病疫君疫且作乃其意惡之嘗
會社新關王祠神降其少年為癘語欲置王先
鋒無適用乃請君與其從兄道脩君日倚柱擊
劔欲應之無何道脩卒君亦卒時萬曆十五年
八月十五日也距其生嘉靖丁巳三月十一日
僅三十有一嗟嗟士有抱才瑰異者安可使卒
絀勿用也又安可弗壽以死乃今王君遂已矣
余安得不憐以悲嘆也君生於茲有參軍公風
人擬魏門之暮獨其氣豪不能以小禮下人一

言齟齬輒唾手去弗顧即余待以孫寶不欲自
墮其高節也叅軍公常蚤夜焚香拜星祈蘭玉
生階庭積數十年不輟卒月犯少微謝敕俄死
無論尹源春秋不傳天之福善何如哉又三
而余子試為弟子員余追宿草令其具服墓前
一為埒酒且伐石一方紀其畧庶幾掛劔墓樹
之義云君父即楹增廣生母景氏娶趙氏一女
未字繼陳氏墓在莊西祖域其世系事行不大
悉以非其家所請列狀焉

湛一子何君墓碑

蓋河東唐虞都會代不乏賢 國初薛文清公
逆程朱學蹶然起河汾時余高祖鴻臚公弱冠
師事文清公成化時至鴻臚鳴贊以祿歸老於
家踐履出處大節一準文清公後數十百年文
清公從祀孔庭鴻臚公頗祔鄉哲祠焉鴻臚公
三世而傳先大夫淳靖公不愧屋漏又二世而
傳湛一子蚤歲有聞咸以河汾為之宗淵源蓋
遐哉遠矣湛一子始娠時其母夢製綸巾加其

首寤而生子米肌英英清徹聰穎絕人七八歲
讀書為文攬筆就問其父曰七十子之徒仲尼
獨薦顏子為好學何自畫者多與其父異之闢
精舍一區擇勝友與之居居靜室日事默坐酷
學一偃仰步武食頃必正襟對聖賢榻外鼠跡
略不聽拂窓外芳卉魚禽曾不置瞬如是者十
年以為常其友問學何所得第曰清虛日來滓
穢日去自餘無所得也以故視聽作止一切無
少妄與人交賢不肖各得應事了無喜愠形門
外車馬聲利時或親人同舍生強之出竟不應
亦竟不知奚物而車馬奚物而聲利矣受室任
氏子朔望師席都講受人倫王化語僅一夕其
室稠第之間一遵蕘缺無纖過其母為製裳衣
珮裾稍華夫婦並不服服惟褐布卧惟能登人
以寬闕子開之厲辭曰伯成耦耕原憲素樞豈
嘗以華澤為賢乎其父或寘銖金湛一子篋中
溷之試其量不揮亦不顧父之承塵其上任氏
子室一歲卒矢不更室其父將四遠圖之乃謂

其父亡一任復一任續豈必四遠偽為待年舅
氏者顧非其意也好盤盂學善畫南都賦一詒
並極尋罷詣病漬獨取兒時貯錄屑物翫之曰
世故在有意無意之間此類是已祛練神明不
作人耳目之翫非其學旨其學旨乃在顏子論
仁章數嘆曰一日不講覺形神不相親其所願
如此其孝天至承父母其色備極病甚猶談笑
悅之卒時余與其父執訣曰女躬行實踐清心
寡慾不忝鴻臚淳靖二大人相從地下也抑何
憾湛一子大啼曰我不若人我不若人又曰身
體髮膚不敢毀傷悲夫使是子即不壽而徐望
顏氏子安能日月至焉已乎以彼其志特達凌
霄紛紜至台鼎豈足道哉且豈願以鼓篋博世
情也余傷門祚孔悼斯文夫人之慟即無三此
者也余嘗遺之詩有叢珠桂苑許誰先十九人
中最少年之句徐思之乃張籍哭孟寂詩詎非
其兆與蓋棺之日其同儕數十人追味餘言痛
嗣絕學喑謂萬曆來無復人哉擬旌曰真君子

九思山房稿 卷之三十一
余兄弟不敢追號湛一子葬而過市市人皆涕
泣恨不問天冤事湛一子姓何氏名洪潤字元
霖父曰東夏庠廩生母曰王氏生員玆母余其
伯父鴻臚公諱濟淳靖公同知開封家大人余
不敢填諱湛一子生以嘉靖丙寅二月十九日
子時卒以萬曆甲申十月十六日亥時任氏生
員汝士女生以隆慶丁卯六月二十日某時卒
以甲申四月三日寅時子曰雙慶湛一子一姊
二弟皆蚤殤辛巳試為諸生學使韓城薛公喜
姑蘇陸公檄並真高等遺稿二卷藏懷餘精舍
遺墨多為好事者所傳余觀士君子砥勵質行
者古先不論近世若陳白沙胡敬齋鄒一齋皆
志氣清明超然物表不以其用弗究不稱於世
也以湛一子當之宜若無愧後有載筆觀風者
觀乎九京烏知不與三君子同歸乎余兄弟每
及湛一子事輒相泣中輟也再踰年弟復強余
余雖痛不忍文又安忍不文余落淚行墨而東
夏書之石墓崇四尺從鴻臚公祖塋在猗氏城

南唐三相塚陰銘曰 濂洛以降天割斯文悠
悠千載孰緝河汾亦越文清理學開國閑聖待
來踐履不忒進位于 朝鴻羽其儀講道于家
師表惟耆伊我烈祖依稀道岍百里登涉庶幾
仰鑽載傳家範大人繩武長奉著龜若襲系譜
天挺人傑何必減顏雲中鷓鶴下視塵寰擇善
潛心請目具足志氣清明勿留纖欲排沙簡金
居然見寶瓊樹瑶林亭亭物表麒麟鳳凰族匪
恒見景星慶雲倏聚而散英靈才哲間值人倫
苟為必壽豈別凡民有生有滅早終非命朝聞
夕死是曰得正布被黔婁易簣曾參寥寥絕學
契濶知音吾黨擬議謂真君子則予豈敢湛一
而已

嬌壙碑

自余束髮奔走仕路幾廿年始於徽州官舍產
一女兒命之曰嬌實嘉靖丙寅三月十有八也
初禱於汾陰禱於齊雲有感暨兒生成與夢中
事相符兒質頗寧靜不大饑啼將來有成人意

是歲冬余得調衢過家父母見之咸喜兒易養
且喜余之絕無僅有出望外甚也既余留室薛
等撫兒家中余獨割愛往時尚未晬衢道遠後
數月始通家訊聞兒踰歲行步言笑不類凡兒
則余之寄衢雖不能一日忘情其亦可以自娛
也詎意兒竟不育哉痛哉痛哉余何忍言吾背
吾兒吾誤吾兒也余在徽戴星出入前後僅數
百不多提抱乃復貪位慕祿去兒四千里之遠
兒獨何依兒如有知其謂余何少有愛子之心
不忍為余之為也使余不南而今兒在或未可
知已則人之背棄其子者孰有過於余哉余不
可生於天地之間矣余痛兒思兒朝不保夕他
日含淚相從於地下兒不識父惟痛哭呼嬌者
即爾之父爾其依余余永永抱兒左右兒庶余
為鬼瞑目無恨矣兒殤於隆慶元年丁卯七月
十四日塋西里東壯原余慮歲久不知其處一
字一淚聊誌數語使往來耕耘樵牧之輩讀之
知余父子之苦或者不忍於毀傷也

九思山房稿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殤女碣

何殤女者余不佞少兒也小字玉簪生萬曆七年十二月八日戌時卒於九年七月廿五日卯時凡三歲在曆實二不足嗚呼痛哉余不佞自禍兒者我也先是嘉隆末嘗再生女不育及兒產夕余慄慄伺戶外室人報曰生姐幸矣余悲喜並集設悅會巡鹺御史廉訪副使對列報閭鄉人賀余曰兒而男不表貴邪兒卧起少啼滿歲無異痾類易養咸羨指兒以故余出入抱置巾車自隨不能有所謹忌愛其媚老而已兒警慧過人學步解語率先期家屬内外一再寓目輒憶被呼其名不爽音響大類笙鶴見諸母作事即拈針操箕從兄戲授戲本以意諷之如有度余居先淳靖公喪朝夕上食從旁窺之長跪肅拜又跪拜余如是者以為常偃坐必倩胡床方寸據之端膝移時倦極不席地舉箸務取其本不倒持又隆穎美目眇睇光采溢前玉肌瑩然不受薰澤與常兒兼處翩翩有仙姿竅先能

劇呼余予夫婦絕可愛置股掌上兒多頰首不
樂室人微使善相者相兒曰法當不哭父母余
或聞之不信伏而踰時兒病瀉近三月忽一夕
夢客扣扉餽之字若堵發視之乃一妾也寤而
不懌者甚畏漬病筮得夬之上六曰無號終有
凶始萌恐不自保意豈天之驗相者言也而割
余半兒居常遇諸玩麗一賞而足一日脫常服
手鐙匿置匣中已又揮之不顧皆無意人間余
雖心悸猶覲其萬一當病值暑里中嫗皆曰麥
根亥不為災強寄養於荆竹五女之門又忘余
薄德禱之上下神祇恃神任筮竟以鑿之不豫
而末之救也詎非命哉始先淳靖公失音迄易
簣無一語屬諸孤兒且瞑呼余薛安人泉生母
任者各三又抱兄頤頸脉脉如出語狀盖能訣
明於死生者所不能訣也又豈非悲哉余艾年
失兒痛幾喪明欲祔母側不合死之日以有虞
氏之棺韜面坎郇城南三里許源頭別業之陰
而勒石以別藜葦亂蓬之下嗟乎余之倉卒而



九思山房續
卷之三十三
投哭也尚有識哉

九思山房文集卷三十四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墓表

順天府通判馬公墓表

懋菴馬公自順天致歸壽至萬曆丙申蓋八十有八與其翁齊一日召諸子曰吾之齒及也卓乘稱姪在門焉爾必無滯他日第以語兒協從先府非就窆也俄櫛沐更衣端笏居而逝時十

有一月廿日也令尹君奔自廣宗伏木哭且死
明年夏忍死踰河自為狀伏余廬三日哭曰孤
不孝無以顯親願子之一言而顯按狀累數千
言言指事載實非門吏溺美太學士山陰王公
志之洽矣余姑表其大善暴於世者公諱自勉
字伯懋同州馬坊頭人譜故無傳 明興移貫
同者和鄉生克敬克敬生馴太學生馴生文文
生通知博野繁峙二縣通生珍丞宛平為公父
配先封孺人李氏自文三世同居皆以公弟文
莊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大保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關雷李皆一品夫人凡五拜 制
命元是 世廟登極宛平公進文林郎昭代殊
勳輝映重泉三秦二百年未嘗有也李舉四子
公為長公生弱不好弄言無媒辭英偉類成人
始從蕪臺王先生受書文莊公稍長偕從雷先
生更受春秋補弟子員已負笈耀之張先生門
搃三傳完會經趣蚤譽烝烝起督學姚江龔公
輝洛陽王公邦瑞累試最為雋望嘉靖己未貢

南宮已試經良逸癸亥除郊庠訓導丁宛平公
艱已巳補長垣庚午陞信陽學正隆慶壬申陞
國子監助教 上即位進兩宮徽號階登仕佐
郎丁繼母張憂乙亥復除戊寅陞順天府通判
會文莊公薨公枕肱哭絕意領職蒲坂張文毅
公屢詣公寬辟不得公曰自失吾弟吾命視冰
魚其亦若是是吾兩人者不一首丘也叩墀上
疏 上憐而許之以弟襯歸不復仕始公為校
官謂鄉校津梁首善地不當自負所學以光祿
四行廢久又謂春秋三傳孤廢寧與過立獨兼
功課士士即迂陋莫不奮裋願學訖計三庠以
春秋舉春祁祁倍他士莫不曰馬門弟子信朱
生死不克葬斥俸贍之安人漬病士為祠祀祈
福至數百人皆曰小君猶母也乃比之張夔撫
按路安栗公未祿應天楊公家相薦公器用優
美遂以右職國子待公故事幸學祭酒以下賜
銀綵飯從官酒止 聖駕臨離公從典錄班箴
誦華整 特降輦聽之賜衣一襲而儒術益光

公儒吏不更法理其判遇事決辨檢劾如神下
縣奉教令如目前嘖呻不敢隱將歸之暮門吏
求弛重獄薦公數十金為導行費公曰數十金
孰與二十萬緡錢微在義我乃在金笞而麾之
然亦不推覈其事其不案吏贓罪多此類江陵
子顯結權賄朝士沾沾穢塞公與其弟並匿名
迹初未一通華使時論蓋兩高之自滯寒氈至
於華首稟稍緣手盡歸惟敝帷蔬食目不艷賞
耳不優笑鰥處廿年不復娶或謂高類老不納
室猶存妾以自溫公曰萊弗班姜弗被獨溫安
為矧子而孫也其篤於孝友如此暇與野老結
社沙隈洛澣間奠梓茶果欣然賦詠為盡晚乃
理契深要手書內典洗百慮跣坐申旦以為常
有司歲輿致賓不至寂後督學姜公士昌勸駕
若曰文莊公在以此遇君君不至宜也乃始詣
自是喬諱絕經官曹官騎亦不復燠灼公里從
凡芳之子孤而貧亟為購屋從子應科自其學
至老凋之無選歲自餘里中疾者瘞者婚踰吉

者調之無擇門丙戌丁亥歲大侵子恬有陳欲
重出公曰家有儲侍固國之艱急是待吾稍治
披芳得麥常數十斛以通小困故饑而歸我若
閉之糴穀至無價是使若翁內民於溝中也恬
即日倒廩給之賴以甦存者衆其望見公之堂
莫不額而祝之祈公與靈光壽者予嘗從公遊
見其脩幹踈髯華峙黃涵備兩儀之氣齒夙德
新机恭終始弗釋歲時奉嘗拜掃不躬不舉卒
之日聞里人無老幼皆白服歎歎至罷耕市生
榮死哀孫子騰茂與郭華州埒即其弟之貴極
寧多讓焉公生正德己巳十有二月望日以子
寂進承德郎配楊氏封孺人贈安人生正德丁
卯閏正月二日先公卒為萬曆乙亥二月廿有
八日子四慎散官忱吉州學正恬先卒協即乞
言者己卯舉人廣宗知縣有惠政課奏獨優授
文林郎孫十有一朴弱冠中丙子科含咀執文
足嗣家學橋梧格柱檢材俱庠生曾孫九燁庠
生餘見志中安人効業有志以丁酉十有一月

九日葵 勅建祖塋與安人合余聞自古人之
壽命豈相遠哉或約而長或豐而短異乎一丘
之貉矣乃厚祿家窮日卜夜盡盡然自底淪亾
而莫覺謂我生自天蓋大謬不然公奉身與教
子孫大要以粗樸儉狹為本子之能仕誠之曰
吾不復煩牽率第日詠梅溪西山宰邑詩自公
無過足矣溯公之年若取諸庭闈舊物且以之
延世為永鑒也是則善之大者見公之墓不亦
下拜得師也哉

逸翁郭公墓表

余按閩中譜牒稱舊望必曰雲陽郭氏然郭之
望雲陽非獨其昭穆遠也為能孝謹壺壺有聞
而其茲大愛自逸翁公始公之後有孫郭發迹
賢科徵孝廉仕累至二千石有清獻節郭之子
九有起家進士要艾為時循良在神爵五鳳間
卓然立也公諱紀字理之世為雲陽之
世村上人自其祖整父俊皆潛弗耀人號公為
逸翁公天植聰穎讀書長而居鮮昆弟遂

歷學日流覽諸史傳究索累朝故實舉能言其
緊卒以農起家剋月儉潔非田畜所出弗衣食
然頗矜然諾脩義為名高孝喪婚喪倚辦禽木
不一姓嘗斥賣儲儲賑歲惡拯活之齒鱗如也
訖後償入不足不為其妻已天壽人愛田自非
坡芳多環堵自益時大水無從行人阨狹中公
方易粟常陰鄉見之曰嗟乎阨人於險君子不
為也懷金弗售匹夫之罪也吾未活鮒涸轍而
見人先及爾今君者行善有阻上並有殺人者
懷金奚以立值橐中裝易地闢道垂而歸人或
詰公君之粟也若之何公曰活人等爾得他與
得粟奚擇焉客有貨物曠中遺金重幾不握公
召而還之客酌之半弗許問之名弗告曰我不
女識女何必我各里中皆多公之義益附焉其
毗睚不相得至或讐軋邑豪居閒以十數不聽
公居閒乃聽衆更推為丈人久之令署公為三
老俾化誨人自是有訟者不之令之公曰頭上
尹高郭翁近就人易與也佻伉駸駸澡校多奮

為良善余嘗入關行風俗後數十年猶曰范村君子鄉也始公健時麻城松石劉公拊巡下洪堰諮詢漢唐水利興弛公蒼黃陳對如響劉公喟然改容曰若一白衣爾俾獲從高郢召見宜本有關納四方蒼赤不並受其福邪公事親孝盡志盡物所以擁全親躬甚備病則擇醫採藥移關繫道無遺力公氣貌偉特備兩儀之象出入不棧軒軒若霞舉望見公者無弗敬而異之謂為綺用上人其鄉紳野老過洪堰必弭留痛飲白醪意脩然適也都諫龍山呂公學諭仲野趙公逢人必車公曰非此老不樂其曠懷襲人如此嘉靖壬寅間有詔有司存問高年賜爵一級受粟帛時公春秋八十高矣有司欲令公至廷拜授公謝病不任曰臣生無益縣官死污率土之三尺如負恩何以是年六月朔終距其生天順二年正月八日甲子臚次之未易數也公娶姚氏繼姚氏周氏陳氏子男三舟娶楊氏新娶楊氏俱繼姚出愛賈外失其何所陳出女

九思山房稿 卷之二十四
三嫡楊廷用姚出嫡楊廷祿姚伯陽俱繼姚出
孫男五邦娶張氏郭嘉靖戊午鄉薦歷官馬湖
知府娶楊氏繼李氏都娶白氏俱舟出世卿世
昂俱新出女二嫡岳進祿岳守冊俱舟出曾孫
男八九仍娶岳氏九雉娶張氏邦出明遠早殤
九里娶呂氏九有戊子亞元乙未進士娶雲氏
繼杜氏九級娶趙氏俱郭出九圍娶楊氏九崇
娶任氏俱都出女四玄孫男五女十俱幼蓋公
狎見里中貴執子鮮衣怒馬日逐優顛為樂必
舉以誠其子又引唐柳玘言曰名門右族莫不
由祖考勤儉以成立莫不由子孫奢傲以覆墜
孝慈交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何可一日無
之女曹紳佩斯言足矣余觀雲陽穰邑也其人
厚自封殖號賈區生無所不致形未拈腊而替
敗隨之矣求上先人冢不得孰有服古之勤儉
不能以身食而食報於子孫受自至之福若逸
翁也者不可以觀天道哉異日者九有游歷台
鼎膺四代之封雨露泉臺逸翁詎終逸焉則郭

氏之澤遠而未艾有以也有以太守公越十
有五年為嘉靖丁巳大封公乞光祿南河陳公
為之銘越五十有七年為萬曆戊戌載乞余言
表於墓余得具論之俾後有考為世之永鑒云
墓在村之乾方姚周二孺人皆祔焉

省祭薛君墓表

孤峯公姓薛氏諱世齡字永仁其居滑家塢里
蜿蜒孤山下取以自號焉其里豪長者業以里
家大擅地利自殖常附注而見其子錢家不愛
諸儒生即儒生入其里衆共迎齧之而獨薛氏
自其先唐開元天寶衣冠舊族不讀而好諸儒
生公大父曰錦羊裘葦笠遊大叅翟公敬憲僉
王公璽簪紱間與之語多笑或試而調之亦笑
熙熙怡怡無閔於貴賤人已貌之在葛天無懷
之際錦初受父產獨疇而以不用為用足自饒
諸子錢家率苦它苛厲而獨錦法亾踰什一又
時時有所從舍以故爭來受子家大起嘉靖辛
丑郡遭虜大入靡佐縣官費錦挺然以粟五百

見齋令君問入里表其閭其子廷珪廷珍廷璉廷瑤並身長七尺望之巍巍然其馴謹孝行有萬石君家風常同案食數斗秫釀酒二石遞相舉白率一飲而盡廷珪蚤物三弟飲訖輒悲號兄皓首不忍異七箸殆六百餘指公最長始廷珪遺公與廷瑤從外傳學舉茂才矣已而應例廷瑤為儀部儒士公為選部小史需次公車父之冠帶為省祭蹠耒孤山下會諸父老投牒郡省自令除資簿名人或開之仕則答曰豈為五斗米折腰我何得不爾晨興而稱子諸父前務以鮮旨娛悅之退而稱門子以御於家家大理已又稱次翁從諸父倘佯壠坂不復問里中病者葬者婚踰吉者罄餘力調卹之諸父物子弟多換弛廢田為甌脫逋賦以為恒即又歲割旁拓田贍之而任其賦諸貸公粟絮至萬斛窘自歸咎一切弛之斥券去已而復與通尤傾心招提四遠僧徒詣門受齋施日不絕屨以其羨脩仁壽寺創李寺鍾樓黃闔景羅漢洞日誦七寶

九思山房集 卷之二十四
如來名號自謂龐居士我之前身一日端坐逝
其體香潔如生於去來間若有能自主者嗚呼
若公所謂無罣碍非邪公生正德癸酉七月廿
有一日未時卒萬曆丁亥五月十有二日申時
為壽七十有五娶荆氏甘肅行都司經歷克敬
之姊繼何氏宸氏子男二從周娶王氏繼張氏
從化娶王氏與從周並生員楫女女一適國子
生荆山纁俱何出孫男三人某某女二人一
適生員陳所學葬村西祖塋之次余室安人出
曹氏於公為同產從公遊逾四十年見其慷慨
洞達遇鄉人一過不腹藏其疑事不能決訟不
能斷得公片語乃已比屋而然即邑令貴人一
再見之刺刺鄉遂語多草民難達狀故無貴賤
皆多公之直而忘其忤既亾而追慕其人曰安
得薛公薛公余室安人女中丈夫大類公之為
人其亾也與公連月瑄公若為先驅余每登坂
望其廬不勝良友之憾表公墓蓋不獨其戚誼
云

李氏新阡碣

李伯子尚仁氏系出郟城貴戚坊大父海配曹氏生祿為尚仁父祿厭囂闐闐偕其妻陳氏卜築涑水之陰景滑村舍買田躬耕陳行饁仰慕前古梁孟有終焉之志邑令臨穎賈君往來澌池必詣祿壘上詔之曰若故以夫人役里中更數令吾來令猗柰何避匿之深也祿謝唯唯退而語人曰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撻我是夫也曹不若楚菜子之妻焉長七尺為竊恐其脯醢醉飽鞭撻食吾之肉未有饜也居無何臨穎坐上官共帳不辦免在役諸相誣汗纍纍祿獨不與村舍人於是稱祿有識長者始敬異焉祿老而尚仁孱弱嗑疾而株駒至不能勝巾服事更徭逮其二子長緇昉居作執勤不懈於稼業或饒息過之村舍人如不知有尚仁者然尚仁性機警剴劂蔽驅任無不效孔子曰見病悽承痼猶撥之也者豈其人與尚仁以萬曆戊子正月二日無疾終距其生正德丙子八月十有六

日殆四百四十甲子無所措擊於世匠伯曰櫟社之木能壽又豈其人與何絳縣老人視尚仁尚少之也妻楊氏民女二子一正娶周氏生得節娶鄭氏一中娶滑氏生逢節孫女三一適至登現一適鄭東林一適南桂芳一適趙恩榮男三幼一正等即卒之次月八日營兆於村居之南鳴條枝岡離山坎向以其別於祖塋也故曰新阡祖塋在黃鬪景城艮方凡二尚仁故宅與余閭巷童無十戶之望朝朝過門若欺魄焉不可與接獨余宣力四方一正以鄰人之子從事扉屨有子余哀民之有喪也不忍逆其請授之言使揭諸岡領

副榜舉人耿君墓表

始余與耿君以諸生辟河東書院侍研席君長余一甲余蓋兄事之自太學士張文毅公已下次第序勲賢君獨環堵無位墓且齊楮焉乃昔昔宵顏夢交余曰昔人把臂託妻子吾無妻子餒甚若敖氏矣不掉而臂而食余余汗而寤寤

而涕逾四十年所余殆乎人面而木石哉嗟嗟
余安忍負良朋於九原為斥侍購石而用其姪
合水知縣顯世狀為言君諱靜字定夫號安軒
生而秀徹總角能詩文諸老生見者驚為神奇
從其伯父尚義訓秦安為其邑中丞胡公績宗
所賞識曰自關已西無輩焉居久之歸督學王
公汝孝試茂才第一君朱脣玉宇亭亭物表人
人競覩君又競聆君語君緘幾不一屑也自是
督學度公希顏俞公咨伯鄭先生光溥閔先生
煦御史陳先生玠劉先生應熊尚先生維持吉
先生澄亟試皆第一時張文毅公王君崇雅張
君四端梁君綱聯擢解魁與君其疇為五儔張
華所竒不過矣己酉中詩房解名盡而第籍既
放榜監臨黃公洪毗手其卷幾敝發宴金什報
閭獎焉太孺人物君為嬰兒號已背雍樹哭之
幾失明日薦食父母塚睨其土壘壘出地上輒
晷死曰彼何為者蝕吾親之亟吾其齒豁無餘
矣其溫雅謙畏天至無兩讀書精覈日覺才思

轉邊嘗語門人曰無邪三語洽在三百篇反復此中足矣乃夏侯補作周詩見謂別見孝悌之性孝悌固有別乎即不補周將襲六為七乎由是士奮衷斯自出入舉孝庶力田蔚蔚有聲塲屋君居室相持如賓不燕婚見女兒咄囁語纖不出口亦無媒黷自外內房帷士所分月稟必請毋所與間為女易女紅未請毋不入訖其室數乳服結猶陳襦也恒儲無三升之糴而誼薦胞友與弟邦甫節長同卧起訢訢無間色余或約二數友過君君曰房杜乃肯幸臨况不佞不佞安敢自乏任丘嫂為筭器食食既飽去賓主惡草兩無所嫌他士謁師即貧必行脩進而君之士得升名備尺穀見君揮羽不顧笑捫其膚曰豈吾乃任教者余與君聚河東常共篝一燈膏竭乃衾未曙而衾影發題相射以為慝月朔詣御史臺躡僑相將十里所嘗購書搯擊歸風發綠手散與君逐者獨鮮扁莫能及觀者劇曰遙羽鶴鷺亦由是矣以若其才乘時贊世建騰

躍業杜又殷浩不束之高閣哉乃以樂天冉冉之年便與人隔如吾道蒼生何計聞尚先生吊遺曰賻之請車情同掛劔蓋祝予不勝其悲已君家世倚興教坊人大父彪父尚質母荆氏生正德己卯二月廿有二日卒嘉靖癸丑正月十有九日僅三十有五娶張氏經女繼王氏一貫女子男顯國八歲殤女三適隴州知州曹君嘉績男生員煦張東川一聘王朝禮男卒壬戌進士任君汝亮南鄭舉人邢某商南劉元吉萬泉貢士吳汝器邑庠生王衡郭邦教諸人皆出其門為文若干卷與己酉真卷具在取其上駟當弘正大家其下駟足軼流輩與文毅諸公並傳其言不朽於世矣君病革余屬試南宮未及訣既後四方未及誌乃今宿草封扃不可復啓姑本余兩人契分之稠表之墓俾樵採者勿踐其域伐其樹庶贖萬分報君於他年墓在城東三里許

何孺人墓表

何孺人者余叔弟東觀之季女也小字菊姨年甫十四于歸荆楊里鄉進士杜君思望攝孺人生而婉靜恭孝天性篤至纒紉紅作敏妙無貳內則女誠諸書未始寓目而得諸祖父母音訓所及蹈之無一弗合與其姊居相吟誦以為常蓋孺人暫而髮鬢動止有度清瑩華整貌之如瑤林瓊樹神徹物表即諸姊比玉閨閣自以弗及余室薛安人與杜君之母有連以為非國器無以當孺人之美會杜夢炊白而薛安人在瀆病中力屬孺人之母郭氏牽絲羅俾杜獲委禽焉歸之晨其父母誠之東階之上姑姊誠之門內恐恐然不能其婦也孺人二顧而始即乘既歸諸妣異居者病者無當姑氏意而孺人方括髮又貴家息輒甘心自役為姑浣中裙踰廁治饋漿客至湏酒食不移庭陰立辦事夫室宛至依戀一疏水非共案不獨御杜君自謂梁冀百年不當我之一日生人專室之愛殆無貳於杜者以年不勝產產五日而疾作竟以萬曆十七

年六月廿有五日卒距其生萬曆二年九月一日僅十有六嗟嗟孺人亾之命矣夫其父母欲與俱亾泣皆成血即余以平生愛女甚艱女而何能忘情於孺人也聞其哭聲並相咽塞余弟將補石墓上屬余紀其梗槩人言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世雖不待年哉禾聞大誣其祖也乃若未笄而嫁未再寧而孕未成號謚而既世幾不允於其祖矣先芳早謝孺人則那余不謂其然麟鳳芝醴世不恒有倏而見倏而滅造物者非無意於是也孺人之生不為有其夫不為亾使貴賤淪於無別或氣機之有盡藏雖鍾情於此類誠哀汝其何傷孺人產女不育以王氏之女為女叔氏庠生思适之子玉馬為子墓在涑川之陽從其祖域

九思山房文集

九思山房文集卷三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愚山房文集卷三十五

河東 何東序 著

稷山 梁綱 校

墓表

張處士墓表

吾邑有張處士者其族擬於王葛其富埒於陶
白其行義孚於遠邇其昏耦徧於國之巨室其
為人所親重箴以加矣其卒而葬也予以行役
不獲銘其墓以寄悲思之所存乃其子繼魁常

以終不得予言為憾屢請表焉其義蓋不容已
於言也處士諱宗義庠生景龍之季子天性孝
弟與諸昆析貲產隨所貽不問多寡其以貸人
隨所償不責其負以故三族之內賴處士舉煙
者幾數千指四境之內比屋而是有不知其歲
之豐且凶也人咸以德處士退然自居不少歸
由是處士之名日益彰縣官聞欲辟之為亭長
不行及數募輸粟為椽輒慨以子弟應之曰苟
可佐 國家之急足矣寧論吾志哉田舍中

有窮無所歸者嘗視處士為奇貨設為他端誣
處士處士第安受之曰人謂我辯當如凍餒何
於我道蓋是也處士雖盛處紛華顧其好必居
於山水之間晚乃行步徜徉至涑水南而卜築
焉所居絕四鄰環土席門不以自固或有夜動
道處士之廬者率相戒曰得無犯張四翁逮其
子若孫訖無犬吠之警豈所謂富而好行其德
者與予宦轍往來過門處士必迎勞盡平生懽
與之談所經涉輒援古以証多所可否於其間

予未嘗不嘆處士之未學而學而自愧其弗如也處士卒於隆慶辛未某月某日距其生弘治丁巳某月某日為年七十有六配陳氏生二子長繼勳先處士卒娶王別駕紹之孫女次即請妻者一娶於荆再娶於予家之妹孫男三東陽娶荆氏萬之女繼勳出與其父叔並應募者東晉東都繼魁出女五一歸庠生孔東周一歸王思賢三俱幼予觀世之人務產積以貽子孫或爭孫未必賢惟財之銖兩為較不暇計其志若事為何如也處士之行既彰彰若此其子孫復惴惴焉懼夫後之無傳而惟予言之徵自是而後更歷孫曾聞風而追慕者又安知不感夫予言將益信處士所貽為無窮有非世之所謂貽者也嗚呼可以見矣

文林郎杜君墓表

文林郎商城令杜公萬曆元年八月七日卒葬於踰月二十九日而墓在城東峨嵋之麓從祖塋也踰年其子一松等走予門而號泣曰先人

幸忝若翁之年盟而君又知先人之深松等不
孝不能彰先人於地下顧輔吾之闕於君可遂
已耶公諱漸字于達別號鴻齋其先為杜成公
之後徙吾猗氏其自始蓋遠不可考祖諱諒以
隱德賓於鄉父諱銳早卒生四子公其長也公
生而竒穎母荆氏察知其不類凡兒遣使學於
從父寧遠丞洪又學於密令宋公震日誦記千
餘言甫弱冠溫公資治通鑑源流至論皆貫穿
如汜經書諸子箋註多討析申熟隨所考問無
弗應聲如響嘉靖壬午舉鄉進士中第初仕知
濟之齊東用御史方公遠宜薦徙知萊之掖無
何丁太母憂最後知商城 肅皇帝南巡中
貴不便縣官執法者欲累以事中傷之而公在
其中坐供億不辦落職商之人扶老携幼犯警
蹕請留公不許既去而思一再見之不能待其
歿請祀名宦後十餘年汝南御史喻公時按鹹
河東下車首謂鄉士大夫曰吾素不識杜君每
見商人談及未嘗不隳淚哲人發金一斤豎循

良坊於門其見於縣志云前有杜毋今有杜父
見於鄰縣固始志云公言吏受一分之寬民受
十分之害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語政哉其為人
所歎慕如此公天性仁恕宅心以積善集福為
本治民以先教化後刑罰為務所至皆有善政
所去皆見思一官榮調未多時忍見吾民刻去
思予嘗於大學士毛公紀集中得之詎惟商之
民哉公三仕前後累俸不盈二百逮歸以百餘
分其弟廷瑞廷瓚廷珍又以數十賙其戚王雲
衛尚仁王縉之急不責償而公之俸盡矣有以
妻子開公者公掉頭不為應故終公之身畢昏
嫁之事無官中一錢其田園畜產又多損於未
遇時公居之晏如也公神定氣完善記憶天德
地業人事所不在服膺者惟耳目所不及其述
作皆足鼓吹六經與人詩賦簡札舉手敏給至
老為人復之首尾不殊一字即漢安世不能過
晚年究心參同悟真金丹諸書語人曰以吾目
力日盡之於此於道蓋庶幾乎暇乃往來太清

觀建三真祠結方外數友逍遙餘年其中四方
遊者苟窺一斑無不推接樂與之談或日晷夜
艾無少怠於是紆袂曳履閭閻秋秋於公之門
者日益盛而公益精於脩煉早屏嗜欲不近人
間褻味自予有識見里閭之少者壯壯者老不
知其幾何獨公顏猶童稚飲食步武如未嘗受
歲者豈獨得於天者厚哉公以弘治壬子十一
月十九日生為壽八十有三娶荆氏側孫氏四
子一桂先卒一松生員即乞予言者荆出一梅
一楠孫出女三一適令狐一貫生員一適薛世
昌聽選官一適王金門即雲子公諸子既壯有
受室至班白不傳一孫卒之日周棺不具至撤
屋以克皆公所不宜有鄉人咨嗟嘆息以為不
可知之天不幸驗之於公使夫世之為善為廉
吏者其子孫無以勸為可惜也嗚呼公之德在
乎人足以勸矣天乎於公何尤予特揭之於墓
以俟來之徵公者

猗氏丞薛君墓表

余讀漢史至蕭相國何平陽侯曹參傳見其初
皆起從刀筆錄錄所事不過卒史中涓羈洩之
役及高祖建炎定天下論功行封兩人皆位冠
群臣聲施來裔與周之十亂依稀爭烈焉未嘗
不廢書而嘆曰嗟乎古今用人之道曷可遵一
途哉乃今於海鷗薛公亦有微云公諱如金字
其海鷗其自號也世居兗之茌平祖寬河南鄆
陵藩府教授父沂內府承運庫大使嘉靖中

詔覈淨絹出納磔侵漁中官王三等於市給

事中御史而下池魚十有八人悉被譴謫

與焉出為興濟典史後上意解諸謫者

稍稍復其官而沂坐卑遠竟滄塗中論者以為

惜公生而嚴凝不妄言笑屹有巨人之度從塾

師授書綜大有輒卽充然有得為人敷陳能悉

奧妙里中有識者咸以謝家蘭玉豈過是邪公

亦私語所知曰所不紹祖業瞋父目地下者非

弓冶子也蚤試為子弟員邑校數占高等十歲

餘不偶場屋會壯邊有興世宗嚮意兵革

徵粟實塞下而陰攬材武謀畧之士公投筆而
起曰茲非其之時邪予不能垂首鉛槧作老書
生耳卽日駕牛車別里閑應例需次公車後授
興州左屯衛知事衛近逼輦轂下而所部地
計千畝者六本上方牧馬之區歲為臧貴所
沒莫可誰差有司畫地執空名而已公至而前
洗夙舊馬有所資都御史五臺徐公甚親禮之
欲別辟用公會徐以邊事奪柄不果而公亦丁
父憂去服除補保定右衛衛星列郡城幕客以
十數自非軍事常旬餘不得以施贊決衆皆坐
曹長噫或據地折枝籌日以待遷時予與今都
御史對泉沈公侍郎傳川曹公相繼為監司並
倚任之都御史少渠張公見公侍階下嘗顧謂
沈曰視其身貌美髯不類群輩人此其在閑局
宜枉多矣乃數數檄委之一查邊防於紫荆再
摧商稅於浮圖峪又再轉餉於烏龍白石率給
食不乏行跡馬足日在山巖崖谷間而席無一
夕之煖乃薊遼軍門尚書帶川劉公東村曹公

二華譚公又踵至爭辟之嘗賫帑金十萬沿塞
餉三軍東達山海延袤數千里外軍中皆挾纊
加額雨露恩懽聲若雷公赤手藻潔絲贏不以
納囊人或以妻子開之曰吾囊無底此不能益
吾囊有底俸謂足矣卒不為動 穆宗駕幸山
陵公以小吏常左右之得白金之 賜遠近聞
者以為榮先是清寧兩宮歲入田租常虧三萬
四千數豪猾訟奏者殆十年不決聞公督事不
煩裂斷衆皆望風出質額輸獲取盈焉自是公
之威名載謠於道籍其無貳部院監司莫不盱
衡擊節嘉績示異為一時最隆慶末年擢善猗
氏丞尋又擢為 魯藩典寶正方視邑事時公
或以小文操簿其簿遂乖睽常妄持其宿負以
所司錢穀蠲之公輒先揚眉白於刺史又白於
監司下吏按之本舊尹日月事於公無與也公
又白吏發囊檢視衣帶書律之外悴然無長貲
公之心事與冰霜爭烈獨恚心嘆之未發竟以
萬曆三年九月廿七日卒於位殮之日敕篋單

九思山房稿 卷之五十五
藉幾不能周身行道之人靡不聞而泣下惜哉
始公為保定泉為吾邑子皆身親其事名相甲
乙大都軼才逢靈氣遇事敢為常落落無所求容
於世而世之人未嘗不有容者故公之宦業所
至皆章顯擅身沈名飛之譽非灰燼而泯者即
甲第才寧相遠哉用人貴廣予見蕭曹之於薛
公也顧蕭當益封不忌凍陵種瓜者曹召長老
諸生必避堂以蓋公為舍而卒皆安全擅名歿
後稱其美今其言具在以公之才少抑而帶於
東陵蓋公之術無少鄙之寧有今日哉且人其
可少之乎惜乎弗及是也是可悲也已公生正
德九年十月十有八日涉世六十有三娶某氏
封孺人子男若水國子生女適范九思孫男三
人用光為光觀光俱秀公之歸也若水跽予門
而泣曰先人辱知於公有年乃茲剝漏不保卒
於踵仆非公幾不得蓬冢而託葬焉公得無一
言於不朽邪予為之惻然授簡俾歸而表諸墓
道之石曰是在平薛公之墓晉蔡中郎嘗云吾

平生作碑惟郭有道不愧公豈有道者沉與

張志名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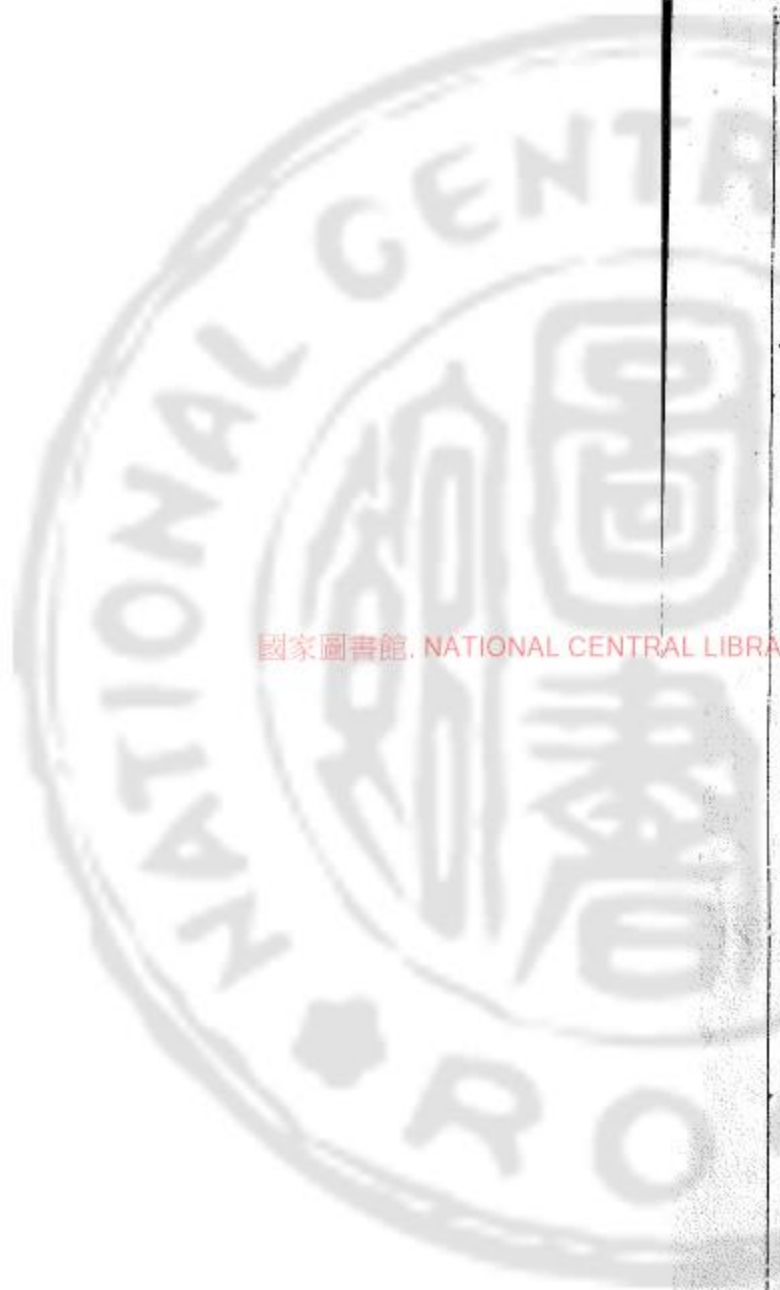
張君志名世為河東猗氏之姚村里人徙邇封香落負河居焉不知始於何代泝其父福榮而上曰能曰通至曰十四者於志名為高祖皆以德善壽考諸傳姓蕃庶今香落族氏以姚張為稱首其家然僅以贍生至志名始營以大顧蹠耒耨鋤與諸傭伍由故也志名雅性敦博與人無疾言與容至恤族戚之急赴里黨之難賴其力者甚衆而未嘗有德已之色人或忘所自以他事犯志名亦不校其視天下事無一不當吾意者脫有之一取而付之酒曰人言世事常不如意吾何徵焉故人多愧嚮爭持酒為君壽日屬於門晚乃日不暇給若志名者豈所謂一鄉皆好之者與志名生弘治戊申七月十有七日卒隆慶壬申正月二日為壽八十有五至老視聽不衰無疾終蓋得於天者獨厚云娶閻氏卒繼杜氏長生隨娶程氏袁氏次汾娶李氏繼李

氏女二一適陳廷玉一適荆孟河俱閩出其撫
育室家悉杜之力諸兄弟亦不知其非產也孫
男六汝綿娶袁氏隨出汝節汝栢皆娶袁氏栢
繼李氏汝楠二幼尚未名女二一適陳希雍一
適薛從周俱汾出志名既葬之明年為萬曆改
元癸酉汾請余言為志余先是廬墓是鄉於其
田夫野叟寔朝夕焉嘗心慨吾鄉之人雖朴少
文往往有善無傳以暴於四遠乃有如志名者
而使汨沒於世不一善稱余懼其後如之何也
故掇其概于墓以俟薦信之君子

洞真高士墓碣

士姓高號洞真江西臨川八十一都四圖人父
經緯母謝氏生而徜徉不事家人產父母授之
田予其兄若弟而歲事武當山自是持齋不貳
謝父母為道士入龍虎山揖謝正僊為師師沒
服喪三年渡江徧遊嵩霍太行間乘氣能化遇
魚能鮮蓋翩翩乎仙矣嘉靖末往來榮萬間無
天不得萬曆中余數延致之叩延年祈穀方並

詣其妙晚乃歸骨於余誦烏雀遶樹之詞余為之心動除閒祠禮之歲既而正襟端笏長跪余前曰吾往矣他日不報君心不死五日坐化去去後諸遊處皆見豈亦蒯子之術與余嘗問士何以無徒應曰平生意不在多奚徒為士於道故應大有精覈爾化為萬曆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距其生弘治己巳八十有五墓在猗氏縣郊之隈方以太清觀羽徒通鉛守塚



九思山房文集卷三十六

河東 何東序 著

稷山 梁綱 校

墓誌

顯妣安人墓誌

予分憲紫荆迎養母安人至再隆慶庚午受
命朔方過閭請復就養弗許曰吾非不能從汝
於後念汝父老須吾扶持序乃百拜忍慟而行
詎親不待竟以是行永別執序自扶苦齒將徧

改火仰天號泣延命忽微未嘗或接賢士大夫
乞一言為銘而家大人日屬序曰夫以汝輩成
立而使而母泯泯於身後邪序含淚執筆終日
不能運一字卜以辛未十一月甲申葬於城南
香落村鳴條之原不獲已而強屬焉安人姓潘
氏文林郎知臨淄縣諱銓女少聰慧讀未學成
誦終其身不忘蚤喪母哀毀踰禮哭其兄數歲
聲不絕里巷婦女多化為孝弟嘉靖癸未歸家
大人事舅姑孝謹宜於其家愛前母之女甚於
已女愛前母之女之子甚於已子曰不如是何
以示家人之二其心者故予兄弟既長而尚不
知其異產也其視舅姑之女惟恐不當舅姑意
姑曰有婦若此吾無患矣家大人始困塲屋逾
廿載既仕而齟齬遄歸門以內薄田不充上下
咸仰給安人安人務殫厥力相夫治生絲蓄粒
累至有田足共有屋足蔽又從父從夫若子皆
稍貴而猶食菲衣敝與人之窮約者無少別其
中饋澣濯紉縫之勞皆身親為之既衰不倦家

大人嘗疾視之由已疾數乞身代於神三年不
近酒暈序年逮商瞿未有孳息安人恒憂形於
色洎聞予長兒在娘為親徃復數千里外以其
母歸既誕而專屋以居屏牖戶聲殆三百餘日
雖甚疾不去左右先是華亭徐公罷相序上書
請還語逆上安人聞力止之以為不可後數
接牒請歸又未嘗不聽之以為可曰吾寧老詩
不教之忠執當知吾愛汝之意有在也序或當
官炳燭夜治文書安人必輟轉問更漏需序以
寐聞答責人聲徹內庭即為廢食不樂得序曲
意安解始進食以其故訖序典刑名專師陣之
後獲免妾刑戮人其教子之義愛子之心有人
所不及知者序亦不能盡也始安人在堂予父
子當事臨於前雖鉅如泰山而弗覺及其沒也
雖米鹽末銳亦糜至紛紛無緒行其庭者如入
無人之肆然後知家之不可無母也安得不哭
之慟也安人既勤於生而於屬纊之夕獨斬然
易慮囑諸弟妹曰家事吾不復道所不瞑目地

下者未及汝兄歸裊付兒耳嗚呼痛哉予尚忍
言哉安人平生多憂鮮樂多勞鮮逸多孕育而
鮮成人兒女之淚二十餘年未乾困苦耗憊曾
耆老而遽衰以逝行道之人聞者孰不泣下卒
隆慶庚午十一月十六日距其生正德戊辰四
月二十五日為年六十有三生子四曰東璧太
學生蚤卒娶陳氏曰東序即予娶薛氏曰東觀
娶郭氏曰東夏庠生娶王氏女三一前母王氏
出歸曹光祿男胤昌母所撫育者一許嫁荆門
而殤一歸揚別駕男琮孫男五南金南斗南箕
二幼女四予竊祿前後凡數考安人僅一膺主
事冠帔今上大慶得霑四品之恩其有軍勞
得蒙卹葬之典表請於朝為高拱沮皆不報
鄉人聞之莫不咨嗟嘆息以為時事若此則予
哭之慟者其又非以是與予治喪占地得蹇之
坤經營九閱月始少就緒水深土厚其於人子
之心尚庶幾矣蓋安人生前之行無以甚異於
人而序非頌人不敢誣實而罔世故常得於過

庭之訓其槩如此如其可銘請俟世之君子擇
焉

太學生伯兄墓誌銘

家大夫開封公生子四人君其長也予往推舟
臨清奉大夫洎母安人東閣歲乙卯復命再
過其門會地大震覆屋人多失眠食節君先是
勞瘁有疾以此益兩足作痛予蓋有憂焉未幾
大夫促予壯上又逾年抵予書曰爾兄舊疾稍
平獨足瘍不能下床蓐予意猶不釋今歲回自
遼陽見君神色安好出望外雖君亦自謂可延
入秋忽泄痢大作竟不可救嗚呼詎意其至此
邪吾尚忍銘吾兄邪然屬纊之託不可辭也君
諱東璧字崇象別號小川少重遲不戲而有資
過人喜讀書與予侍大夫膝下授輒悟若素熟
者辛丑大夫往守金州挈與俱捉筆為文又先
予開警大夫嘗為詩示之曰吾家門戶憑誰立
刻苦還當不負人君益奮策策有進又四年大
夫遷開封留君家竟業塾中君先治春秋既而

新安汪南華先生以禮記知名於時為大夫僚友往從之授學而歸遂試為諸生又試入秋闈皆為督學鄭先生所賞識予雖旅進蓋愧不及云君尤多才識遇事雖毛密應之無留凡大夫有思弗遑疑弗決一贊輒就有浸傳於人者君必曰大夫引避不自歸大夫喜愈益愛君一日召君與予語曰璧勉爾為家以輔吾老序勉爾為學以廣吾志可也君自是身力生事不獲一意修筆硯大夫復為念父之有 詔募輸金助邊需選銓部以謂君君不得已應之入大學又三年是為癸丑予舉進士除戶部而君亦歷事部中同出入事相諮磨人以為兄弟相值之難君顧不以自安也嘗謂予曰凡吾所以來者以親老父於此非我志也已乃別予歸侍親側服勞奉職率視昔加鄉里以事至京師往往談之不倦君雖侍大夫宦遊然性素節約不喜為綺紈態居家營治勤劇即囊篋細碎無遺他人聞之必稱舉以戒其子曰何不效何大即使或復

九思山房稿 卷三十一
一職以試亦必有行於世者而生不永年竟齎
志以殞豈非惜哉則骨肉之痛尚復有若予者
哉嗚呼不忍言也君生嘉靖丁亥九月初一日
卒己未十月十三日年僅三十有三娶陳氏女
子廣寧尚未晬君平生遇諸弟得友道甚未嘗
一日有厲容殖家洗手奉公不為自留或有以
妻子開君者君曰吾不忍傷兄弟情及其歿也
絕口不言身後此尤人所難云以卒之逾月十
有七日葬城南祖塋世次見林太史所為先祖
考妣誌銘曰 孰畀君賢孰奪君年嗚呼冥冥
孰知其然山迴水遠有寧其阡君終歸此尚千
百世不遷

光祿曹公墓誌銘

光祿曹公既卒之二年為隆慶己巳其子胤昌
卜以三月庚申葬於其鄉之南原祖塋而馳書
於東序曰願子之銘吾父也嗟乎公之善豈獨
待余銘哉公於余家為世姻平生篤愛余甚余
宦遊不能從吊鶴來而又無一言以哀於公何

恐也公名宗義字時中號方菴世為吾猗荆楊
大大父宏泰州判官父經以公光祿署正貴為
封君母景氏蚤卒贈孺人公少警敏十歲即穎
記能屬文從大父宦遊諸賓貴過大父者輒出
覲公輒索觀公所為文或即面試公靡不立就
大以為子建當復起及長從鄉先生宋尹受明
經學諸及門者群然自以不及而大父老封君
落生事以養貽公公故不得一意於學於是國
家有急令士得輸粟為資地公曰茲非吾所出
亦乃引入胄監為正德庚辰卒業歸父之而封
君亦老數益音不第嘉靖己亥以封君命集京
師需次公車授光祿丞光祿多公卿子蔭補率
筆胎門地相高而又得有氣力大長為之推輓
雖若轉圜公獨窮齋立數歲一煙蓬旅自視寬
然有餘即數易官僚不為動會方士修玄光祿
用費弗法鄉上意所急中貴人多求索自快即
有忤因其事中傷之莫敢與較公為裁節之至
不得肆肆輒曰何不取吾冠去鄉貳聞問語驗

咸嗛指危公稍遷南曹為署正諸公要人雅聞
公爭欲遊之至踏門為市而寺長鄭公曉錢公
邦彥皆親重薦譽不實曰吾曹未見能官者第
取充位若公乃官耳愈益知名居無何遷四川
提舉提舉筦筦利歲盈縮無恒苟意所欲得得
為子孫資計或以開公公厲聲曰若欲吾家有
蜀物邪若自欲之母人欲為也聞之畏惡避遜
如惡臭既至愁居惕處日夜思歸如不能一朝
行縣百賈洗手迎之不敢出奉食物屬司寇黃
公光昇為方伯勉居歲餘知其志堅不可留為
齋幣幣與計偕既致事以封君憂歸服除有司
促之行公嘆曰奉先人遺體而數乘險古人不
為也遂不復仕公少好琴林居幾念年徜徉物
外遇風月澄霽從賓友鼓一曲為樂若將終身
其在官謹密雖豬子鴨鷄皆手視有條法逮歸
不復以家事經念分析產業唯諸弟所取不與
較尤鍾愛季弟曰吾後母所遺也其孝多此類
事雖剛介不隨而氣和行夷與田夫野老相

往還若未嘗貴者里中有不平質公為設酒具
食陳和睦銷怨之路得其肯乃已有稱貧乏或
悉所有予之至忘其匱遠近待公為伉儷者比
屋而是其赴人之急成人之美不啻饑渴之於
飲食故卒之日無問親疎戚黨婦人孺子靡不
悲嘆以為弗躋上壽往哭者為之罷市嗚呼若
公者其可謂之賢矣使益展一官所施寧止是
邪公生於弘治丁巳七月廿七日距其卒丁卯
十月二日為年七十有一公謂後母為孔氏娶
王氏張氏並有婦道與孔悉如母封子男五胤
昌娶何氏即余姊胤蕃娶張少尹女胤緒娶趙
胤瑞娶薛胤富女一適王明德與胤昌為五出
孫男六桂芳庠生余姊氏所遺娶荆蘭芳娶薛
茂芳並胤昌出梓芳胤蕃出夏芳胤緒出秋芳
胤瑞出女二俱幼公之後為未艾矣公徇翔仕
路始終以光祿聞故人號光祿公云銘曰公施
則多猶云弗究公生則稀猶云弗壽抑足乎已
而有歎於人將積諸躬以徐觀厥后

鄉進士梁君墓誌銘

嘉靖中家大夫故友定齋梁君起家進士
有子三人伯曰紀仲曰紀仲曰紀仲也皆以易世
其業乃已酉壬子戊午公皆鄉進士壬戌仲
復舉進士先後十餘年所而梁氏之子姓名相
屬於天府殆郁郁盛矣其門閥為士大夫所稱
不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必曰河東三鳳何得
無雙蓋慕之也予於仲氏少祭君為同年友世
挹其美竊欣為執鞭舊矣萬曆二年四月十有
四日季以疾卒少祭君狀其行事與世譜而屬
誌焉曰非夫吾弟已矣非子懼無以昭其志業
於來世與塞吾哀也予不獲護則序曰君諱維
字持夫別號水巖其先本絳人元初遠祖諱德
徙櫻於今十五世遂為櫻人君以給事公筮仕
生於濟陽之官舍稍能言其聰穎殊常見給
事公揖衣冠貴人於廳事私語曰爾何為者我
何得不為爾輒整衣束縷捧手進退儼有對客
之色給事公甚愛異之讀孝經小學日記數百

言而悉通諷誦有所詰皆應口辨析類學問有
識者給事公既召南省未幾憂去而君甫六歲
依依苦由側視給事為卧起如是者以為常給
事公邁疾瀕終拊君首曰汝他日當荷門業恨
不及見汝成耳始給事公在喪君惟其慟之憂
常設為更端以亂其哀及在給事公喪又未嘗
不慟年日進而哀日劇執事如成人母嘗遺誦
外傳外傳受之已復謝其母曰是非某所及也
還從兩兄受舉子業兩兄既皆第而君下帷日
益奮然於墳籍無所不窺遂成碩學比試而皆
為督學任丘閔先生鄆陵陳公少祭石首王公
所賞識至驚顧多士曰才有踰於此邪是時侍
御周公按鹺河東方好士盛致遠近學徒於書
院聞君譽乃特致之或同日發題起義欲極觀
優劣其黨數十百人皆自謂不及欲以為會長
而君謝不能自是始終負藝者濟濟望河東為
雲會而君之聲價益倍矣歲乙卯戊午戊辰君
射策凡三中主司名動場屋而僅一上榜論者

以為惜事母兄以孝友聞事有欣喜悲戚一主
於母有聞於外得行者未嘗不從兄諮稟析產
既久而鄉鄰不知每食非有故必舉舊案合併
於母前作如在三桂堂以見其意鄉人處其地
者從而皆化之以為風為人風流寬雅交友必
推懷投欸中次不滯毫末與之處者無弗心懌
忘倦然情趣苟同千里聞風相與或殊已抱
咫尺隔壤富貴不易意也君性不涉世事不入
於心獨嗜文史翰墨若美炙然日以卷軸數十
家要緊四字察其意無欲為妻子言者吁亦偉
矣君生嘉靖丁酉四月三十日僅年三十有八
卒之踰月壬寅葬從給事公之兆曾祖諱鑄以
貢士仕息縣為晨門有特行妣趙氏祖諱溥領
弘治己酉鄉薦奉政大夫秦藩右長史妣姚氏
封太宜人父諱格即給事公乙未進士以少叅
君貴加贈奉政大夫按察司僉事母郝氏累封
太宜人妻胡氏子男一人蒞女三人長適王必
許庠生餘尚幼所著有三桂堂集四卷給事公

年表一卷括次六子抄六卷史編類抄十有一
卷藏於家銘曰 謂天為嗇於君兮才華則富
謂天為厚於君兮壽考則亾彼有餘而此不足
兮豈盈虛消長之固殊蓋文章自古為然兮其
焉俟夫吾徒抑泯泯視昭昭兮生與死也孰逾
不有修文於地下兮吾欲與歸也誰乎嗚呼君
固永矣余云何吁

宗人府儀賓傅公墓誌銘

萬曆改元予同年生大原傅君以中州憲使謫
守華過予里中訪曰家君之命也幸其年尚健
霖不敢遂薄淮陽明年甲戌以其弟苴經蒙塵
持哀狀扣予曰悲哉家君已矣子何以幸慰不
孝子能仕父教忠子欲養親不待唯是窶窶之
事竊願有請已予始以先安人之變慟少定於
今戚戚方自哀之不暇而慰人為也雖然千里
之委不敢辭按狀公姿寓秀偉目光如炬美鬚
髯餘長七尺才辯剡邁蚤允人望見者耳目為
之並奪方羈牝時與群輩戲輒為部伍而主率

其中進止行列莫敢弗用命往往暗質兵法有
合者能左右馳射百步外獨洞堅木郡人方之
傳修期以為復生於是雲中壯邊有興會繇當
輸租其地家無強近親而公才十有五獨扶馬
箠履危蹈難不渝時而返自此席衽有四方之
志矣公尤折節鄉學從郎中繫舟王先生受春
秋綜三傳得其旨歸季父慶自以專經不及遣
程於有司策難條對如應響數占高等詎會城
諸公貴競相招命寧化王府中尉表擢一見奇
之顧左右曰吾始常欲竒吾女與貴人今得之
矣因拊東牀謂公宜坦腹其上時為嘉靖癸未
竟受 勅命以郎青鄉君配而公為宗人府儀
賓階承務郎故事得分用物於所司大營別第
公曰侯第之成若定省何為易民舍一區奉母
居焉葺故之外一無增擴門外不施丹雘而中
無茵褥幃帟之供自視貴勢蔑如也與諸王孫
遊往率勉自樹暇則博涉百家美歷圖緯風角
鑿卜之書無弗討練遠近卿士有文學抱藝異

符同契若李西谷方伯王槐溪少叅楊籬園博
士謝四溟山人等無弗收接若魚之得水常語
人曰吾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無此輩諸王孫
有或嗜擊劔邇鄭衛馳騁狗馬之徒即甚親歷
未嘗不引義規辟無少媒也先是代郡少司馬
傅巖王公南野吳公平陽中丞白石劉公有知
人之鑒聞公譽並相欽挹其子弟以事至會城
必遣詣公公為除舍厚遇之至父忘歸公乃益
戒門下勿留賓客蓋聞而至者數十百人歲奉
或不給則出委其貲家人子鬻魚鹽繒絮江淮
間以其奇贏餉客如是者以為常最後身親往
其門下客負羈洩與俱經徐沛大澤中亡命多
盜為寇行頃之三騎走公公數數循其欄矢
曰山東小輩寧足言吾馬蹄刀刃那叱御
采伏地曰日本欲傷翁而反自中也今吾命在
君手下爾公笑而遣之不與校自是東南乎行
談謠於道號落雀公有南轅者必質其自曰君

非落雀公之鄉人乎其見慕如此公出入三
載躬致陶金凡三聚三散曾不以屑意舅氏之
孤新堂當拜爵受室而抱樂武之憂客有資蔭
得萬戶侯者亦窶不世公並資遣俾蒙恩如故
已未庚申間歲荐饑五原流冗者多依公為命
所拯活甚衆其蓋歛赤可不計也公常自念書
人陰德及人類闢高門以待封倘斯有驗予殆
庶幾乎公之後科名駢衍相屬媲美東海憲使
君始為壽春視其民三年無恙去之一夕而大
水暴至溺殺殆萬人代者幾不能免州人追誦
甘棠之章以為嘆息公之德施蓋遠矣公天性
英采老而彌壯諸子昆弟亦大有父風常勅曰
汝曹類我非吾願也顧吾平生所未逮願共效
之自方少時督訓字以顏柳文以遷固事業以
歐韓司馬諸人以故諸子書史並蚤顯家而憲
使君所至顯風績并沉不干其慮憲使君嘗數
迎養貽之書曰汝在外事主足乎而內顧我也
竟不就晚乃修葺園區與西夕數友燕息歌賦

其中聲聞若洪鍾已又結社招提談佛事直欲
悟取之曰老是鄉於我足矣遂以是年四月十
有四日終距其生正德二年二月六日涉世六
十有八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先考之兆云系
曰公諱朝宣字德甫其先本山後人也七世祖
彥才避劉武周亂卜居太原之忻遂為忻人彥
才生受州學生受生天錫 臨泉王府教授皆
葬州之西岡天錫生康是為公父與弟慶咸應
列入太學卒時公尚木將母王氏居貞從公於
九愚山房文集卷三十七

河東 何東序 著

稷山 梁 綱 校

墓誌

太宜人徐母周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癸丑予同年士待次公車者四百餘人平
陽徐君首丁月巖公憂去衆共發編素到都門
外送之於是太宜人扶柩歸自容所泣語徐君
曰汝父教爾幸蚤成名獨不見汝分一職要

其中聲聞若洪鍾已又結社招提談佛事直欲
悟取之曰老是鄉於我足矣遂以是年四月十
有四日終距其生正德二年二月六日涉世六
十有八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先考之兆云系
曰公諱朝宣字德甫其先本山後人也七世祖
彥才避劉武周亂卜居太原之忻遂為忻人彥
才生受州學生受生天錫 臨泉王府教授皆
葬州之西岡天錫生康是為公父與弟慶咸應
劉入太學卒時公尚木將母王氏居貞從公於
九愚山房文集卷三十七

河東 何東序 著

稷山 梁 綱 校

墓誌

太宜人徐母周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癸丑予同年士待次公車者四百餘人平
陽徐君首丁月巖公憂去衆共發編素到都門
外送之於是太宜人扶柩歸自容所泣語徐君
曰汝父教爾幸蚤成名獨不見汝分一職要

艾時地底冥冥我心謂何後二十餘年徐君歷
州郡涉藩臬駸駸有授鉞之寵復丁太宜人憂
去便道過予曰嗟哉先母之志苦矣於子不宜
無言而以中舍呂君所為狀請予不容讓按狀
太宜人姓周氏錢塘右族耆德公諱操夫之女
生於其祖令尹公安東之官舍自幼以淑慧稱
性雅澹箴紉機杼之外無他習諸女中獨為鍾
愛者德公有人倫識鑑竊自比於許郭人多求
為已日月巖公自弱冠服賈吳粵間嘗一詣者

德公與語大驚曰壺殮見蕪杵白定交如孺子
儻當於古人索之邪後竟以太宜人歸公逆旅
中公與俱如毘陵僦居焉毘陵無室家土風之
使妯娌僮奴之助太宜人以方笄之年內主壺
政整暇從容若素適於人者其事舅姑縫紉漿
酒糲糝滌澆之需非躬執不以進其持家居嘗
無袷服珍飾之費其相夫綜理出入囊篋細碎
無遺其侍夫疾湯藥祈禱溫沐便液之事無弗
竭力效之比其卒而執喪也毀悴絕食命視冰

魚者累目其教子篤於義方聞人有一善必願
子曹師之有一不善不願子曹似之夫在塾延
名師包廩相續如無夫時俾不牽於內顧夫不
在能任教忠為世聞人如有夫時異時可以相
從於地下婦道毋儀其行亦云備矣方月巖公
與太宜人居每述談前哲往行及家學家法之
懿必極相最勵月巖公躬致陶金洗手不自植
與諸弟割貲維楊諸弟所得居多而自取劣少
以之益困若有不豫然太宜人尉之曰公不聞
小損當大益耶清白在躬必且有後由是重相
友愛獲南人之譽徐君宦仕所蒞太宜人必誠
門鑰束僕從至無行跡可數然馭下未嘗不訥
訥如也聞外庭有笞楚聲已輦蹙曰非夫人之
子邪何痛痒一也晚而家居被珠翟履貴盛猶
劬劬不懈拮据客有過徐君者輒單修肴饌即
一羹一菜必以入目徐君將入關捧檄難行欲
避第上病為終養計太宜人遽止之曰今世道
休明山澤思奮何得寢伏丘園肆匹夫之情哉

迨疾既篤而家人往來戒書問猶曰無恙惟懼其不終於公也瀕逝執簡手曰汝兄伶俜孤官遠在邊服吾不能忍死待訣其其夾持勿負於時其德言徽懿皆在婦人恒行之外未易能守太宜人始在閨問名者門外執鴈成群者德公槩辭不許月巖公既失配久之王謝而下商水為緒弗得晉居中原越在南海又風牛馬之因也一朝委禽如繩之繫足然詎偶然者月巖公問之故者德公曰君他日宜有貴子吾息女當遠嫁而貴故箕帚君爾又問之術而公竟不言亦奇矣哉太宜人生弘治甲子四月二日卒萬曆乙亥二月十有二日為壽七十有二月巖公諱心先太宜人二十二年卒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山東泰安州知州太宜人得今封先配安人一女適陽曲輔國將軍奇淫太宜人撫如已出子方三人曰節今陝西布政司右叅政即請銘者娶亢氏濯女封宜人曰策初選西河王府儀賓階承務郎繼配奉國將軍表姝女左里鄉君

承伯父嗣曰簡府廩生娶任氏憲副民望女女
一人適庠生張三才孫男一來庭聘光祿署丞
宋國風女女三人一聘先通政司叅議晉君應
禮男承裕洪洞庠生一聘國子生郝世德男桂
芳一聘儀賓高世榮男舜舉以卒之某月某日
葬於郡城七里村之新阡月巖公卒時遺言他
日宜改卜眠牛乘馬虛營以待至是始定宅焉
移公與安氏之柩而合遵治命也月巖公遺行
並世系見文選即中王公與於誌銘曰 其
之及笄兮德無與之齊于歸惟何曰陶謙之妻
其子之綰綬兮政無出其右貽厥惟何曰崔寔
之母

泉州府知府任公墓誌銘

今上改元八月十有八日子友懷補任公卒於
興國之官舍既返柩正寢里人猶信疑忽忽謂
公復生有傳覩其往來終南太華山中或羽蓋
幡幢自雲中冉冉而下者以故其家益悼慕之
踰期既久不忍即窆洎再越年服且除公之弟

若孤汝士等卜以十一月壬寅葬於祖之故阡
以狀徵銘於予予與公本從髫鬣為莫逆又同
舉於鄉最後申兒女之歡執恭公左次垂三十
年同胞之誼弗如也其容或讓公初諱汝聽嘉
靖壬子舉詩經第一後更名曰亮字伯寅壬戌
舉進士第丁贈郎中別駕公憂服闋授戶部主
事擢貴州司郎中以才調雲南司再調車駕司
無何出為泉州守又謫興國守尋稍遷延安同
知蓋在公歿後云公生姿體雄異倣倘過人年
少堂堂有王茂先之望讀書日誦數千言文思
若湧駸駸有聲邑里乃別駕公猶以針股躡屨
不逮古人而日陳夏楚於庭捶撻未厭先始未
博聞乃從鄉先生郭君希湯受易給事中王君
顯忠主政師君儒耿君靜受詩粗為開發公覽
讀一過便即別構戶牖義例無窮太學士袁文
榮公一見竒之以不早出門下為憾逮典試事
而公適得舉乃徧贊諸公鄉間謂海內當共推
此人非吾儔所及也已而領太倉內帑徐沛檀

州饒事成能搜剔奸蠹校度利病而罷施之風
裁凜然不可犯 穆宗朝中貴人嘗非理群毆
御史一時掖門觀者聲嘶股栗不能出一語會
公進金諸貴人鼓噪染指而前謂宜有賂公抗
色拒之欲以血濺諸貴人昇金爭 上前上為
之動容顧謂侍臣曰文班中有是矯矯者耶由
是公之名一日播於四遠雖在郎署而公卿禮
寄甚隆軍國大事多與議決司徒閩中馬公於
中齋別施一榻曰此任郎中坐以旌直焉先是
公收籍嚴氏貲百萬一聚如是者再諸貴人欲
中傷公不得咸以是指公諷言者卒掛深劾下
公吏訊之則盡發藏底篋遣科道往視尚蠹網
焉白其狀 上若曰知此人來久矣向若不令
檢視彼輩小人終恐不免蓋以之疑即日解公
繫復其官如故公竊自念父之謂知己曰某以
即官上受主知以為榮然危機自此伏矣予不
能申頸就羈遂引還王官舊業購歷代史肆志
尋覽有朋自遠彌日揚榷古今或田峻相過劇

九思山房集 卷之二十七
談稼穡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會太學士高公
攝位冢宰搜揚知名之士特起公駕部徵命迫
脅不得已而詣方選司報缺僉論欲得公遇
上別勅用人妙選遂寢於是人度公且不得久
居中左右要密皆相繼浸潤而君闈無長孺之
跡矣於時祖公行者靡不怏怏咨嗟或形諸歌
詠公獨怡然不屑懷抱在郡適山水有羊欣止
足之樂始公以重名臨郡郡人皆望風震恐公
至而霽威弛刑為班條二十日集長吏於庭親
勗化道境內戶鄉市邑為之歌謠舞蹈咸謂府
君恩化古者所無先是郡不雨百姓祈夢九鯉
湖神作漢語曰其唯良二千石乎公甫下車輒
如夢晉江界中湧泉水其飲之病者以愈衆咸
以為化感所致名曰瑞泉比移興國百姓號泣
留連遮道數日不得前在官出入故人或賚待
相餉未始一當筐篚卒之日無俸絹一疋為歛
行道之人聞者為之泣下四方誄公者殆數百
人公性篤孝友居父喪淚下輒若孺子號每之

墓所草為獨枯有時將其父所知葦提壺執俎
於野外空靜處相對奠拜因以翁號自表志思
焉祖母張孀居既歿二紀觀風者相繼表列不
報御史饒君仁侃曰是其孫所謂矯矯者即報
可嘗自泉歸持鈞俸屬弟啓橐析之不以入室
期功中表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或遣
女娶婦力不能舉必傾蓄為之僦石無留兄弟
親姻之間雍雍如也平居衣冠儼然辭氣磊落
望之若神人至與人交未嘗不由由可親苟同
氣類雖羈賤必重相推轂或千里命駕訪友趙
宋間其勛門世胄一不當意輒蠶氣自負無俛
仰裝裾之態而當世名公亦卒有以未薦李謐
負朝廷為恨者公雖剔歷位宦而超超越俗每
向林泉氣意彌遠夙得遺榮存神養和之術恬
淡自得不屏營於世務故其歿也有時隱見出
沒於巖谷雲霞之間雖在人思亦其神志所嚮
云公生嘉靖辛卯二月二十日僅年四十有三
世為吾猗氏下任庄人高祖最太學生仕徽州

幕魯祖儀儒官祖宏早卒父闕號補齋翁初判
河間府事以公貴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母王
氏封太宜人娶景氏贈宜人無出繼即其妹封
宜人子男一人禧徵聘通判陳力女女一人許
聘予男洪岳姪女一人庠生汝士出適國子生
衛邦才男疆出乳即撫為已女嫁時資賄頗盛
男一人祉徵汝工出亦視之猶子公之葬也二
弟執事如親喪於義並得序云銘曰 騏驥稱
良非關釜竈辟閭稱斷非因管稟偉哉任公王
國之禎魯未小試遊刃長鳴夕脫羊裘夙稱廊
廟位惟執戟聲先華要御史廷辱群兇鼎沸爭
金御前朝堂增氣鸕班虎節萬目屬公小人胥
讒君子是馮 帝念遐陬出試淮陽召還不遠
豈其中傷公仗名節難進易退百年已矣一官
猶在天富之材而用不副人縻之爵而天不祿
天也人乎寔命不由我躬俯仰亦復何尤公之
清德訖無疋絹有弗喻者蟲網猶遍賢哲云亾
模楷長謝我思古人公其流亞出生入死穀城

與俱青山白雲造物為徒

封孺人衛氏墓誌銘

吾猗張君為光山尹時迎其父母養於官三年
拜監察御史封父如其貴而母為孺人已而改
南京戶部主事進吏部郎中開封知府先是孺
人父疾藹然卧蓐間開封欲奉之行不得無何
而孺人卒君解職奔訃重編稽顙而詣何子曰
悲哉吏祿鍾釜欣欣而養尊官百乘不見吾親
孰非人子獨抱魯參氏之恨也顧非子銘無以
塞吾哀余辭以不文不可乃再拜為之序而銘
焉序曰孺人姓衛氏衛負西郭門居其為門族
最鉅累葉婚嫁並侈衣冠之美而孺人生有竒
相其家自許不以妾與人侍御公從其父主簿
公決配常夢一老人為庚字予之寤言西顧卒
委禽焉孺人適公時人莫不謂巨家女未狎身
任操作為新婦事又姑高性嚴諸婦視之若剛
君烈主浹旬不能蒙一豫孺人躬親其穡即不
憚皸瘃獨得高之驩心家人皆曰婦何以中姑

姑之驩甚也乃翁嘗顧姑喜曰婦富而能降而善事我他日興吾門者必婦也孺人見諸娣姒有經紀宮事出已上輒移德已者第恂恂不能觴豆受恩而已侍御公始下帷為諸生時或崎嶇薪蘇之計孺人蓋盡脫簪珥佐之爰之侍御公不偶於時而其家用困諸兄弟或沮議之曰人生事產業耳安能邑邑待數十年後以成虛名乎孺人聞之不為動相其夫益力念下里無典墳而諸子皆長為不惜虛莽委其業入城相與傾篋購名籍恣其子披討之需而又時時和熊以為常嘉靖中開封褒然兩名薦書為特闕人於是侍御公顧孺人而相慰曰始父母以女卜張氏興也今即未大興也然庶幾吾之志矣顧非汝子不中自沮乎彼謂邑邑不能少待今奚若也侍御公生平有大事難友言必以咨孺人孺人咸於畫有中舉侍御之身無躡行鄉鄰曾有遊學於解食餼且賑與為惠者即侍御至之性然而孺人無不夾持之色孺人至仁厚

漢末傭食必親舉惟恐有傷開封初當官行答
聲微內庭為之梗欬彌日不食曰汝為仁吏即
不辱吾子諸女有行必結褵中戒使各宜於夫
族愛子婚不殊已女垂老猶自勞而以佚遺婦
其性素約服御取給而止開封或奉疋錦必以
敗財傷綺為慮不忍服自初筭以至貴時一日
也余聞家之興也非獨其夫然若關雎之風彤
史之化蓋皆有帷簿之助云使孺人一善足稱
固足必矧淑範懿行若此其備至乎服稽有

秋理有固然宜其家父母取效後數十年底成
貽昌日進而未艾也若至近世善不出閨教不
施後徒欲目睫要利驗也其所得何如哉開封
嘗小譴就第會孺人始疾時依依膝下有終焉
衡泌之志孺人曰以譴之故迷邦以我之故抑
汝是益疾我也後受命之郡伺孺人色以為
行止孺人曰吾誠念汝第汝行吾當覺愈諱不
語狀開封感泣恐慟而行嗚呼此豈獨宜於其
人之家者哉是又可銘也孺人生正德某年某

月某日卒萬曆三年某月某日為壽六十有六
子男四曰問行庠生娶侯氏曰問明即開封君
戊午舉人壬戌進士歷今官娶余同堂姊贈孺
人繼鄭氏陳氏許州吏目汝濬女封孺人曰問
政娶侯氏曰問交副室吳氏出孺人撫之無異
已產女六一適渭南縣丞男郭鉦一適庠生王
宗舜一適郭春元一適楊仲輝一適合州知州
男庠生令狐一栻一適鄭守約孫男女十有七
人曰國芳娶榮河國子生李某女曰國莪聘解
州戶部主事趙欽湯女曰國蕃女三俱問行出
曰國倬聘西安教授曹嘉績女曰國偲曰國俊
女四一適都察院司務男令狐浚餘幼俱問明
出曰國憲國寶國寧國定俱問政出以某年某
月某日築凍水之南鳴條岡新阡銘曰 嗚呼
孺人孰畀厥善而淑厥躬不關婦教天賦則豐
夫行輔翼子仕教忠豈其末世振此淪風嗚呼
孺人於斯令終瞻彼條岡佳氣鬱葱子孫考德
尚千百載其中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衛處士泉配杜氏合葬墓誌銘

處士諱廷宰字朝相猗氏興教坊人也其先有
遵令甲於國初時闔戶樹藝千棗坐收異邑
之利與秦粟蜀橘淮荻夏漆之種埒本為大經
焉大抵雄諸衛謂之棗衛思恭生禎禎生鑑五
世而至處士之父曰文天章公稱中衰無以自
業乃與處士務織畷筋力俛拾仰取其家稍累
畷起正德間始大而饒與郭氏子並砥名為邑
豪者也人又謂郭衛自河以東諸豪家知與不
知聞其聲爭交驩此兩家此兩家未始獨嚮其
利以此人益歸之嘉靖辛丑匈奴大入平陽界
募處士等家輓粟佐擊胡郡中殺首虜多足當
其費任其弟廷科輸金秩散官為常侍邑中常
歲祲獨有所捐納賑活人甚衆而令齊偃師曰
人固有効功當世若衛兄弟而終靡聞者乎吾
誠便宜得辟表其閭未已矣有策計然者流過
處士處士從而請益曰治生之策富貴行德逐
時貴不責人假令朱公有金不分貧交昆弟其

息不巨萬無鹽子錢不違衆貸用兵時其息亦不什倍人聚我散人惜我捐出此兩者無計矣處士繹之乃歲共南畝以其贏數十金為䟽族戚邦義等植恒產遭時歉益出捐之不問券於人人由是益感奮各竭其力齎送子錢緡至而輻輳如是者以為常自少洗手不植私橐常對弟自稱曰本共乳而兩息非我即爾終不言妻子矣弟或從處士燕語曰自公行仁義弟未嘗不在側而鄉黨自好以下惠不及人然執券取克實無難而弟不為人後然訖無餘息如商瞿者何也豈反以此無種耶且固命也處士曰嗟哉吾獨有志弟弗喻爾我察吾季子生能大吾門造就尚書博士以古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者貽之誰邪吾門因弟乃大遂以邦才為科後也又遣之大學致身過諸子諸孫涉傳其業能言者自季子始也處士與弟併屋居下帷同食蓋十年處士不窺於私室其愛如此兩婦共卧起垂三十年孺人歿科婦猶不掃其衾

以昆弟為夫婦以妯娒為昆弟閭巷皆感動
之處士雅好賓客投轄之夜孺人常儲酒撤薦
以待處士垂紳委冠而已既卒而母張孺人久
三家政在牀孺人必自前中裙廁踰惟謹綵麻
索纒戴荆曳布折節為儉有宣曲氏風宿至猶
佐子不殊侍處士時也余觀史稱好客若延陸
孟嘗之徒因王者屬藉卿相之富招賢者顯名
諸侯比於順風無難以布衣之微挾咫尺之義
如處士者不受其財士人之

哉方其家中衰門無二夫之分齷齪田農守拙
業爾獨葛藟其族土苴其貸以不用為用而其
用莫禦不再傳而十倍於昔昔捶鈎者曰吾二
十好捶鈎非鈎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
用而以長得其用物孰不濟焉豈與此類與若
處士者雖與之議道可矣處士生弘治十有八
年正月三十日卒嘉靖三十有四年十有二月
十有二日壽五十有一孺人杜釗女生正德元
年二月十有五日嘉靖元年歸處士卒萬曆六

年三月十有七日壽七十有三子男二邦輔授
長安汜水兩縣尉娶曹宗智女邦賢授省祭官
娶生員潘誥女繼李汝宰女女一適恩縣主簿
曹登雲孫惟清孫男二璽娶生員李自芳女心
幼女六一適范之榮一適按察司副使宋九齡
魯孫天德大醫院吏目一適邑掾曹宗儒一聘
家大夫開封府同知孫南斗一聘河間府知府
張問明男承恩一幼邦才國子生為廷科後娶
荆國禎女男二疆生員娶泉州府知府任汝亮
女翰幼女二一適荆思義一聘生員王國瑤少
孺人出得未序云是年十有一月十有三日庚
申啓處士壙孺人祔焉宜為銘銘曰 衛氏之
名爰自開國世奕其承孺棗是植傳胤而五祚
曰中摧橋梓其勤耜蜃為培彼固爭時此獨捐
負法孔雍容嗟哉姦富身畊妻織既饒始嗇保
其家室其則不忒無念爾祖于何遺孫駕言行
野剝棗在原

渭南縣丞郭公墓誌銘

公諱昂字民望別號臨軒世為猗氏人曾祖晟
生宇宇生琦為公父少時行野見種樹田中深
固根本優游歲月柯蔭漸以茂盛入園中見圃
人為園植蔕徙以造次壅以黑墳而枯槁不少
救於是公父乃嘆曰嗟乎人之居室亦若是矣
因自繫銖黍不遂什二為務卒以殷富嘉靖中
遭 國赴匈奴計不足懸仕格而取之民當是
時邑豪無過公父公雖以子弟員不說於是公
父輒應之曰移家於國於財得自為也卒遣公
入大學需次銓部補興平丞丁母憂服除再補
渭南渭南巨而繁賦盡征之損下不盡征之損
上人以謂公宜從奚策公曰賦民如收債矣盡
為捐券奉邑少而吏失職槩為要期民將不存
無以附毛均之二策寧失職以存民也故在職
或不理上之口去之日民多愛徵久之而其家
不斷秦人之嘗見德者也公軀不盈七尺言噤
噤不出口而遇事敢前雖千萬人弗易乙卯地
大震武安王祠毀衆或欲云云公曰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倡為捐貲新之巋然獨存得不夷
為民居後七年元日之夜城中一老生自稱神
師來下入祠東鄉坐召公等宇下而數之曰若
等不嘗興吾祠乎其其皆利神為而若獨何為
自洗之深也其歸視子孫世受祿於天矣言訖
而卒嘗與弟析基為屋不盈其畔尺許亘數十
常人謂賈不細宜靳之公曰君不見夫虞芮乎
兩國而讓一田者寧理不勝而訟不直邪鄰人
尚然豈况兄弟令後世常闕隙地明吾有弟也

又謂諸子汝兄弟多家政不甚見理吾老矣即
一日不御館舍則汝等無幾得與吾兩人銖銖
不較者論昆弟矣為默定一切屋田貲產數歲
前比病革付之一展書而已無甲乙不均之嘆
前女遺孀曰何甥年二十家貧為里中謁者求
室皮幣不能具終不以典謁困故而得苟室為
公乃步屨自枉甥謁所指道左攝弊羊裘者有
息女人不為就欲與甥欲以觀甥甥殊不少意
於是公乃置酒大會賓客衆共推有是吾偶者

以為甥室奉金若干為伉儷禮甥謂公曰甥之
毋易姓矣而公獨過甥時易勢改之餘不以金
多惜於非吾偶者甥顧何德而人皆以公為長
者能恤孤也罷酒而甥偕為完夫其他類是者
不枚舉公生平耽虛好靜與物無營樂不設孟
公駟不結陳平聲伎不近馬融一為魯芝之行
晚歲披袒褐衣戴逍遙巾閉戶不出出樗蒲自
對之其妻窺之不識也傳曰淵深魚生之山深
獸往之人富仁義附焉信斯言也公非一富於
財者矣公生弘治十有一年閏十有一月十有
四日卒萬曆五年十有二月廿有二日為年八
十有一娶荆素女繼韓守女子男四人曰鈞荆
出娶何廷訓女曰鎬國子生娶澄城縣主簿楊
完女曰鉦娶漢中府知府何尚賢繼封君御史
張嘉會女曰銓生員娶楊繼志女俱韓出女三
人一適何遵教一適貢士荆芸一適何同知男
東觀孫男七人曰之翰娶舉人衛廉妹曰之藩
娶舉人常守忠女曰之屏聘劉氏女曰之輔曰

之垣曰之衛曰之成女一人曾孫男女四俱幼
以卒之明年十有一月十有三日庚申葬於郭
北城嶺原之祖塋其孤鎬等謁余為之銘銘曰
惟裕於財周於德始用之家施之國民瘼勤
恤不顧身于今思武見秦人父命為尊剖室居
恭言虞芮向門閭天功恢復在王宮一倡百和
邑里同神之聽之福祿駢宜爾子孫萬斯年

先愚山房文集卷三十七終

九愚山房文集卷三十八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墓誌

烈女令狐氏墓誌銘

烈女令狐氏者河東猗人故封慶陽府別駕楊公錦之婦而鄉進士君聯芳之妻也父曰鏜以耆德為官其上世有顯賜姓令狐故其後有名於猗王鑑鄉與百俊楊氏子並稱門閥為兩姓

余為諸生時聞諸鄉邑中老生好事者稱之也
烈女生十七年而歸二十七年而寡四十七年
卒內外號哭行道歔歔曰烈女今遂已乎善將
安歸烈女有至性自為兒時梳栊中櫛已不與
諸兄同從父鏜受列女傳與女紅並誦蓋十年
烈女不窺於堂其精如此父鏜始有唐舉呂翁
術嘗語人曰楊二子皆賢吾有息女必且貴必
妻共成之卒歸聯芳聯芳常夜讀烈女贊傳息
夫人之詩黃鵠之歌聯芳具陳之已而悔之贊
諸夫非宜嘉靖乙卯秋聞邑有獨發大魁者名
未得烈女涓其門而懸金以待而躍然曰其是
良人良人乃邁發頃之馳者以父子同舉名至
而襄然紀群之先者果良人也未幾良人病瘵
骨子然立爾烈女枕如不勝曰良人今不起邪
今不起吾無生矣果不起而烈女枕骨哭殆五
日不食顏色黧墨曰痛哉天獨隘予若是蟻無
垤蝸無殼矣瀕死者數數自家人拯活發喪攀
柩車一號輒嘔心出引輶者為之止念此生無

振時乃歸歛其匣中裝與其善衣誓終身不發
發竈煬近之欲矐其目為不瞻天日也始良人
病革人謂兄伯而弟若此而無後伯獨宜為置
及叔情所甚戚乃可兄伯曰吾意欲如是而門
內外孰可者兩子獨仲可立璠為後而烈女謂
璠曰若叔中道而家猶望之何也曰吾且誨若
以繼叔矣負先執昌堂構於書備矣而叔之手
澤在書其盡畀若書不讀亦惟若璠長日讀叔
書幾盡即烈女意稍稍在人世久之人聞其美
且有行將去焉父鏗曰非世而惡匹自託於
鴻非人情也故外黃女從張耳矣名奚損烈女
曰且少時翁所授詩黃鵠息夫人者何如今迫
一女尺組下邪自是不抵父舍別駕翁夫婦老
在堂屬伯去而官於燕秦當其時烈女外內絕
五屬親結綵無使自知也竟遣璠婦並從伯而
獨與翁姑留家伯寓書計外召婦佐烈女烈女
自惟外召婦若佞手人鄉人安知不漏伯家囊
而傳聞伯以為闡出財物他婦乎乃躬自引衽

拮据踧而上堂饋食惟謹已庀庶務效織績無憾而後即安安復爇燭續績媪侍或止之曰徐吾之燭尚屬婦道宜爾惟斃乃當止爾暑不蔽扇寒不鼓鑪燒不暇損濡不給挖歲往于田雖踰正禮常携媪與俱備婦人出入之儀覽取擗拾於物無遺或自將壺餐不中寘本處良人不踰中家產及寡二十年而至使家歲收麩粟數百壽以其餘益市犁牛勤耕積累用費益饒良人待秤爨數炊無少糜歲晏獨大呼比鄰升斗分之效常林所為至流聞數十鄉伯家高叔官卑潦經其宮不止沮舍靡坐倚墻靡立伯將新之曰吾思夫所居處自亾至今矣今新是亾者求吾處不得也願伯憂吾夫之不歆理髮率經中宿僮且易梳不許曰有妾之敝梳在且三十年若猶未也臨筭易梳侈吾心者衆矣隣人欲西益宅為致簪珥宛珠傳璣屬巧媪出以當前烈女必問所自吾聞有求於人必躡趾卑色柔音抑意意在人也若豈有求邪媪曰妾非求君

求君乃鄰翁誠弛穀之宅不問直矣烈女厲聲
曰何不遂齟齬良人者墳墓邪良人生忌日為
薦嗜中庭與婦兒相嚮哭哭盡室不火食一如
初喪時無堊堞不見之漸自行服後不識五葷
等於腊毒事神如在歲饑群盜橫行夜發堅壁
之家以君大利一夕過烈女後垣睨隙而壞之
橐笥衣被不為牛缺失者幾希甚復揭炬燹其
伯舍雲臺之災可坐而斃也並賴雷雨反風不
一罹烈女曰於財何靳假令乘梁上及池中保
為章正氣不數兮潛德終藏貞姬弗號兮邦家
胡光彼美我儀兮德音毋忘二詩見以兮百世
之芳淑人其逝兮流水與長何以畢志兮燕影
相將

誥封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前合州知州
令狐公合葬墓誌銘

萬曆壬午春三月二日琢軒令狐公卒其子員
外少軒君自平原奔喪用其年十有二月某日
葬公鳴條岡祖塋之西遷介宜人封合焉乃持

別駕楊君狀屬東序志其墓石余方弱冠時辱
公忘年交垂三紀所逮需次公車從懶殘者相
謂公顏宜得上壽竭雖病徒飯日扶夾行歌不
輟何遽不起聞訃余盖有知己之憾而追惟長
者之風志曰公名璵字仲平號琢軒世吾河東
猗氏人父善人某者傳瘍鑿濟世生四子公其
季也生時母楊太孺人嘗感異夢云年十二三
時伏案篋管錡錡有聲以為常自是工屬文捷
進若神從御史月巖孫公受尚書旁通易禮記
往來河汾河東河中書院出御史大夫皆所陳
先生御史尚汝南劉隴西先生門下遂知名與
蒲坂相公中丞楊公稷山少祭梁公為文章四
友嘉靖乙卯偕員外君同舉壬戌就試南宮奏
公經學有師法為確山教諭甲子授朝邑令丙
寅丁太孺人憂隆慶戊辰再丁善人憂服除改
兩當萬曆癸酉擢合州守乃致仕歸尋以子貴
封奉直大夫戶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故事博
士影纓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懈散公日以三經

都授巨室優士莫不相遭以為解滕都御史胡公堯臣御史顏公鯨並以許無雙戴重席稱薦公宜在館職當世榮之朝邑當晉蜀孔道湔剔抉摩應務若暇然尤重獄不平事嘗推坐彈指流血同州張少府署朝邑編保甲法今御史雷國柱父未謁也諷其讐王命用收責殺人誣雷父鞫無主名尋斃又欲魚肉國柱甘心污印鞫去公新視事廉之召王命曰雷易世矣宜無復相怨而立白其寃當道須肯乃已又誠丞尉謹事張少府勿暴揚其失國柱竟成進士而德公肉骨李侃恣日磔愛斃子移禍其姪良心多推金錢主者將詭殺之公覆案侃口不出曰而不殺子咽如絕何故卒解良心鉗釵為良民趙渡鎮多椎埋為盜亾命投之如歸公置伯格長捕發滿品魁宿死桓東其善家子隨輕黠願自還者與白蓮妖染陰被鎧杆者皆貫其罪曰吾不盡汝種也蓋朝邑嘗見德為公壽者到于今兩當阻嶓冢鸞鷲間民多攻山作礦賂於官而惰

粹草把土不奉穀租公曰患有大於此乎至則
夷其豪境內畏公如大府終其任無敢懷珠餉
孟嘗巴蜀軍興魚米咸仰給於合道水漂石常
五倍乃達一發取百賈震動公一切上狀軍門
請不得償亾民故離本徼末吏不知所範公見
美必卻之州俗不相耀以蹈淫顧猶謂守遠郡
吏所由害與所以利狀不得通願於廣朝白發
會上計至 闕下疾作乃軍門鄉不利公言者
有疏微侵公公曰吾有子在西臺非貢禹不具
棺者即日乞骸骨歸故事及大察吏不得輒病
免病免自公始公大志久躋凡七上塲屋初顯
名時員外君甫出孩提語人曰必長乃同升人
豈諒之者嘗夢得合肥北守蜀曰刀州吾已溢
夢合則近之矣此非數哉公孝友勤儉根天性
居喪哀毀盡禮至老語父母狀感咽幾絕分財
異居悉以田廬器物美者推三兄而自引其敝
恒誠子姓曰爾習門閥之盛或漿酒霍肉蒼頭
廬兒何哉非吾意也平生嗜書晷若饑渴為文皆

莊人雅士語不作金元詞曲為樂晚乃杖屨東
陂遺志埃溘外遠近高之雖鄭通德白履道何
以加焉士服方領出門下者居三之一同升揚
聯芳中書經第一其最著者所著經書主義史
性纂要五經巾箱大學衍義日抄若干卷隻字
皆手錄為門人抱負與墳策並傳刊忠孝經家
禮集要保生心鑑藏於家生正德丙子四月五
日為壽六十有七配介氏解人清豐縣主簿學
女贈宜人人生正德己卯四月八日卒嘉靖己亥
十有二月念九日得婦道甚公嘗遠學必多將
食物珍美奉父母乃介氏能悉公意朝夕自上
食然公素儻不事畜左綴右緝如補敝僅而
獲完多介氏力良人出父母視之未嘗不猶子
在也即不見夫子成名幽已被其顯揚矣繼王
氏者民女封宜人子男四一槐即員外君娶
王氏厚女封宜人一槐庠廩生娶楊氏某女介
出一棧大鑿院御鑿娶張氏封御史君嘉會女
一杓庠增生娶閻氏某女王出女三一適閻邦

植衍聖公禮生一適張虹阜一適張書紳大暨
院御鑿王出孫男七濬國子生娶張氏河間知
府問明女繼潘氏漢涓湛涵湘演女二曾孫一
燿嗚呼可以觀德矣是宜銘銘曰 名豈其稱
惟實之備仕豈其通在民之思道於邦邑為小
試求諸學術其無愧流光其德有所自善人之
功已奕世瞻彼于公之門地綿綿瓜瓞亦奚帝

許州吏目陳公墓誌銘

公諱汝濬字德淵別號靜山姓陳氏猗氏縣三
十里所陳莊里人也其先金時灝官儒林郎子
克基至少中大夫國子監丞葬嶷山之陽克基
子仲謙以文學應官至封潁川郡伯後族益蕃
衍自幾來徒以姓名其里仲謙從弟數傳而為
伍伍生益益生恭恭生簡簡生志剛為公父五
世數百指共爨一門用隱德賓於鄉載郡志無
兩母王氏早卒公生而詳雅超凡兒臨晉鄉進
士焦公善相人一見里塾竒之以弱女字焉然
蚤自托於經術好讀詩每讀一風輒朗音諷詠

其學以孝弟忠信為本自嘉靖十年後日顯名
黌序矣同學諸年少方用文藻從達相夸矜見
公重訥貌易之冀得其靡公安意韜旌出其下
父之以親老應例太學萬曆癸酉謁選銓部為
許州從事公本巨室子俸入餉遺既不以屑意
又承家積歲熟於閭閻阨塞故其贊佐一主於
輕徭節費與民休息采緹不必滿捕皇華獲免
驛騷其大者如刺史蘇某橫括中家以上金代
塞逋負勢可燎原公曰忤一長以安百姓吾之
願也為力爭之令貸金者家各自發還州人用
寧太府聞而咨之坐殘賊免公亦嫌越職而舉
之矣已皆省去所事事自公移勅書外不出一
語又明年遷趙邸典簿喟然嘆曰尚可俟楚不
醴而後辭哉即日掛冠夷門歸歸橐椎牛上太
行布被捲握可數意陶然適也事後母薛不異
已母撫薛子如出已胞由少而壯且白與昆弟
沐浴惡自室食日雍雍並案不替士世風公在
族居昭穆右而齒獨新率折節為退讓平生氣

類交人杵臼間可定終身無少渝視慶廉勿頸
奚愧矣姻戚王君鳳見有道氣公一意兄事之
寔人石玄石忠無犬馬勞給饘餽以為常卒又
助棺衾配子女若樓護之視呂公妻孥莫敢厭
有稱貸者納質劑或輒產以償不為受鄉人蓋
多公之德益附焉與焦孺人相敬如賓每延客
設具雖輻湊悉出焦手興潔飫厭有節外投轄
中撤薦人人得惟怡去自起居戶牖器物至削
牘末細必矜整如也公生正德十有四年三月

廿日卒萬曆九年十月廿一日配焦氏阜城知
縣端女子男女六人所聞庠生娶賈氏臨晉人
臨清州同知嵩女所信娶衛氏封君東郊女所
學女一適李氏滎河人大監院吏目九叙一適
張氏河間府知府問明公在許張以勲部郎中
出守開封同其時一適武氏滎河縣國子生萬
鍾子孫男二訓誥女一俱所聞出卜以卒之明
年十二月十有八日葬村東壯之新北所聞等
持鄉進士衛君汝潔所為狀丐余銘其墓余雅

從公遊又諸子玉立有父風目之如再見公乃有感而為之銘銘曰 嶷山原上韞玉維良卜年數百華表軒昂衣冠奕葉于祖有光自茲而後永奠蒸嘗

中憲大夫河間府知府張公墓誌銘

猗頓城之南廿里許蓋猶有郇伯故址云其南為下莊張氏自唐宋間代著聞人嘉靖初烏鳥翔集其居殆萬彌月遂生公為名御史歷秩金紫在告居無何而捐賓客嗟乎以今年位海內固未厭公邦人蓋咨咨有深慟也公諱問明字子明惺宇其號祖儒鳳翔從事有耆德父嘉會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母衛氏封孺人生四子公其仲也弱敏悟一覽數行下年十二工屬文舉神童大司馬王公忬行縣河東一見署弟子員曰是子且有海內名戒毋令預黻序事讀書王谷使專精神久之成深儒嘉靖戊午舉鄉試壬戌成進士拜光山令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川雲貴又按蘇松常鎮新鄭高太傅修睚眦

怨黜為景州判稍遷大名令南京工部主事即
中調勲部出守開封未幾以孺人喪去後免喪
復除河間公之為光山也土沃民剽雜以楚俗
扶犁鋤事蠶織者蓋寡而馳騫相告訐公首滯
淫源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俗且革而臨壤推
埋為姦盜出沒光者常晝行直指不勝也得公
捕贖各有品而息為道不拾遺羅信商息間繇
役賦口錢鄉部困私求者以公罷弛之皆曰更
生其為御史也 國典朝儀舊章記註莫不熟

練而風力局幹又足冠冕一時臺長王公廷曰
內外疑獄吾不復厝懷自茲以上當共察同異
其見任如此當是時新鄭與華亭徐少師公有
郟臺省多有新鄭賓客計筴共排退徐欲引公
前為重公愕然曰吾寧為徐干木署紙尾邪以
故國是不得搖而卒退新鄭已而再起家攝冢
宰日益橫天下吏士希指用華亭去欲魚肉其
子會公按其里謂宜詳案 國典以禮優老使
大臣曠然不自疑非所當於去後問也章且上

為新鄭所批抵清正一日遠逐而駭天下矣先是嘉靖未大司農調度不給使者分部督趣民急已甚西南諸省郡又採木困絕公一切上狀宜休罷不急以匡上德語在疏中滇南則郤黔國未名之寶以萬計勾吳則省郡縣廩外之供以千計兩代惟去時被梳枕刷其外蕭然權商淮上如其為御史守兩郡如在光山敷政醇壹所至愛樹茂焉河間當水陸孔道有司續食多謬延冗逮莫可詰張太師權寵可炙往來篙工柁師重車大馬異道號江陵公雖闊畧應去然側席殊自貶懼盛年稱疾自乞放遠家居樞牖絕人跡妻子莫知其志蓋有所託而逝也乃銓部奏上策下守臣察其躬或瘳敦使上道而公不起矣公機辯明銳動中事會商確時政纒纒令人忘倦使劉獻顧愬之徒談說未能過之生平紵衣禠蓋共裘馬若棄屣然其弘遠之致涵茹之量有足稱者使遭知己際昌辰以光太平前人鳴珂行業詎多遜哉此張族有後未

之寃而重咨咨於邦人也方道三峽迫畏如不
免夢神謂曰自唐蕭構迨君殆兩度呵御矣過
此年可知命寤而謁白帝祠類所交狀由今驗
之斯又非數邪生嘉靖癸巳八月二日卒萬曆
壬午六月十有七日凡三娶先余堂姊贈孺人
繼鄭氏皆蚤卒無子陳氏封孺人許州從事汝
濬女子男三人國倬娶史氏側室康氏出國俊
聘常氏鄉進士守忠女陳氏出國傑側室胡氏
出女三一適國子生令狐濬戶部員外郎一槐
之子鄭氏女二未字所著西臺疏議若干卷未
梓國倬等以卒之明年閏二月十有九日窆香
落村鳴條岡之巔母之兆次以鳳翔守趙君狀
乞予謚諡不容辭乃銘銘曰 昔紀鳴珂有唐
張氏監察得人自河東使公侈其遇運際嘉隆
中州飛鳥天路乘驄百粵澄清三吳震動荒憬
狩還朝陽鳴鳳至誠愷悌匡德憂民五倫峭覈
奏議惇惇齟齬權奸遭廻守令再相遂良韋謙
愈勁有懷止足世路糾紛行藏惟遇富貴浮雲

九思山房文集卷三十八終
王谷埋光東山屬望天不勅遺哲人倏喪緬彼
彥回名德不昌期願知命孰短孰長蜿蜒鳴條
有虞伊始千載流風公為不死

九思山房文集卷三十八終

九愚山房文集卷三十九

河東 何東序 著

稷山 梁綱 校

墓誌

富平縣知縣趙公墓誌銘

余同年友絳臺趙公名著海內學為儒宗蓋士之楷模也壬子山右士連擢者以十數公最先入官癸丑四方士要艾者以百數公輒最先罷嗟乎豈數也夫世言通塞之路吾黨未可全詰

矣萬曆壬午十月十九日公卒余聞之泫然隕
涕亟束芻往吊久之其子熠以狀徵余銘余不
容辭公名桐字汝陽號嶧山子父曰玘母曰馮
氏其先蓋潞人也而徙絳曰趙三生延世五世
傳統為公大父嘗販茶張掖酒泉間傾貲賑邊
氓拾金還其遺主商畢歸家無所挾人甚誼之
後生公犖竒異常兒大父輒自曰生兒如是於
吾後足矣大父有重客涇府左使毛翁日偕杖
屨公為侍毛公因目固屬公公竟侍無兒態毛
翁竟自許其孫女而公從外傳王先生某授尚
書力殫於淵學蚤噴英擄華蜚聲執苑矣年二
十六舉鄉試第二人連舉進士尚書陶恭介公
韓絳陽重並起為解魁後數年則衰而公遠自
嗣兩尚書絳士遂盛公時時說稱士所學與所
行之者何及古良俗之效其為富平乃彈囊中
琴堂上謂其民曰與爾約爾給吾公上租賦不
雜擾爾極欲三歲中民安而止不則承上剽削
有去而已無父恩爾為縣多巨盜匿終南山伺

地震為亂公旬月間禽發大姦賊以十數皆伏辜由是弛威嚴令以撫字護民民散離失所輒拯救即不及拯救輒多方還定之稱關中弭災第一然復與丞簿孳孳圖後艱自餘無所請事先是肅皇帝有不能容者三數人諫議楊公爵居其一顧上高此三數人沒而祠之公不愛全俸大爵之宇又大作文士發題起義諸校官月試以為常而廢者公常不廢以故樊釭輩繼絕科繩繩如也會一御史求貨擬行部人人必厚貨如望惟公空手高揖御史望公稍減他貨不能竟詆劾公宜換縣公笑而嘆曰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哉今當見去與吾民一日相對遂投版升車士民道遮行無弗痛哭展決公自度不能取容換縣猶富平也歸乃垂綸三林泉上號曉林潛夫期不再沾埃霧後進生治尚書者頗去師誦公已而聚收豪傑課兼經科第因於夏王之翰陶登等皆相繼升今日四方曳華裾飛名譽問之苟絳士未有不出其門者公

居家周廬僅設廢田為具慶堂娛二親訢訢逾
二紀所親後先歿未有以發喪多假貸服具然
觀者睹公戚無能過之於是皆謂曰孝歲內倉
粟可粒常升斗分之代人匱乏人人又益喜於
是又皆謂曰仁公自少倜儻好交必有名當世
而堅持士節三原光祿馬公理忘年為莫逆友
兩浙憲副薛公應旂遊秦見公察非常人停車
呼與共載輒相問有棄官之色故歸未三十不
以屑意常以靜夜夢黃髮之士有時載贄懷糧
訪其同好尤嗜書博極簡繡晚乃涉二氏典清
虛澹泊歸之自然卒之日顏面如生盪盪猶仙
去也余聞之座師徐少師曰吾所薦士才志可
復用者數人汝陽在其中顧器不賈於當已策
未建乎必然論世者不尚有遺憾哉所著三山
吟稿是閑集嶧山語說尚書稽蘊四書度自立
志勤學說絳州志世德集各若干卷生嘉靖丁
亥三月廿四日距其卒為歲五十有六娶毛氏
館女繼靳氏玉女俱先卒子男三熒增廣生娶

陶氏恭介公曾孫女燿娶張氏國子生永泰女
俱靳出煥聘曹氏邦相女側室張氏出女二一
適廩膳生王之屏一未字孫男三坊聘段守強
女坪聘戶部主事陳君其男紹華女墩聘癸酉
鄉進士王君之翰女一未字以卒之明年癸未
十一月六日與毛靳合葬郭西之兆銘曰 牙
絃和王至精自持鳳羽龍鱗網羅安施漁釣一
壑曉林傲寄多士四方由已行志壯叟後福同
人先號還金遺胤孰與貪饕飽禾蔭木其理弗
爽過者停驂於公前乎想像

處士素菴王公配朱孺人墓誌銘

余榜壬子其稱終賈之聲蓋有稷山王子云王
子未及舉輒舉人人皆推遜以為不及乃王子
下帷靡徙不欲前後十六年而父素菴公卒又
十六年而母朱孺人卒當是時王子尚未脫韋
帶即成進士固未建節歸為朱孺人壽也王子
以狀來請曰嗟嗟以孤之年足薄取一官為母
食何故猥自敞固至今殆乎非人情矣思以不

朽為藜藿庶幾猶列罔母也蓋母孝慈天至始
幼鬻在閨闈中門世信佛丁媪去葷亦去葷歸
府君為繼室事始薛既老病薦盲母時時懼然
篩簪服見如姑見退而取帚踰身澣未嘗敢令
姑知姑寢疾累月不饋而刺血為書請於神以
身代唯恐姑之不為百歲也府君用母拮据既
饒財里中貧者從府君通錢穀以契稱之後或
勤無償府君率折契復與通已置田賑族起叢
祀里中不多府君陽陵君之義而子法從史
之矣其後無它羸時聚時泐府君不少顧母母
亦不少靳府君業已就因而復之即未就因而
究之里人實患汾水府君南為梁母因成於府
君在殯時濟者日載於梁上謂府君夫婦何日
忘之府君始病革而屬母曰予雖不仁遺子以
家然好行其德使不墮吾後者子也母惟命又
曰兒濟雖王氏少孤然其學行可裨身言有補
世獨其父不見他日母惟命蓋前乎母有一男
四女而府君於母不少出之於口固去自為而

志大計也乃母日擁一男四女以泣於庭已則
熙熙愛而柔不少訾別於濟有母若此孤又安
得曲自楚罰而使家庭有陸氏之威哉母之父
朱公客死臨晉疆吏以為無主母每食必嚮臨
晉念返何益父之死然逾於不返竟相返其體
骨與丁媪合也而朱公之子死其妻更嫁母為
攝養其息至長乃別女弟嫁何氏而貧依於母
為割少分甘始終同豐約有母若此孤又安得
自致不睦而使姻黨無葛藟之芘哉麋廬嘗募
於天使而以其餘力日夜過計重構不紕府君
所故拓出納尋丈悉母自按省不以屑孤居恒
問所知友皆梁裴族河東有名之士也喜曰而
苟所附之友善此必使而善矣有母若此孤又
安得不精黃墨而使夾輔失房杜之望哉人言
子在親所不能使親悅而去親則親必悅謂徒
諺語始耽墳籍未遑仕進之事月正元日尚從
子舍上食母陰啗不欲食曰甚哉而之為文藻
空揚也奚蹇者艾不幸而類是乎且而榜勲賢

皆序矣即日趣治裝與計偕孤竟以是年成進士有母若此孤又安得終題不遇而使州郡嗟伯起之暮哉且孤阬於燕爵久矣驟裹迅驟鷹隼輕疾孤不逮遠甚凡母所以趣上京師從先人志幸施用耳倘湏尺一拜為母陳車馬印綬或幸奉八十以上親奏人主人主勞之曰使馮勳遺寵者此母孤尚竊未也乃母使三輩存孤使又次而孤固心動請給倍道歸其與母之捐館舍相去月矣孤自是喑默不復生而家人致母命曰兒歸慟而能止其所慟以吾憾語之得終傳於來體乃解唯是寔安事裁取具母少湏史孤今以年之十二月廿二日庚子葬於塢堆南勝塏府君之兆增祔其前兩母置壬丙嚮從治命也悲夫悲夫人非相知不能至知其父母則為母不朽而重以藉孤者唯君也余重其誼而許之銘蓋聞之傳稱賢母哲婦云其行信不一操是無婦不有溫柔美節者也無母不有恭儉陰訓者也然織紵中饋之職厭而欲移之六

姻即未必散贍能為先君之惠貞亮明白之節
厭而欲推之一經即未必傳後能為家世之圖
朱孺人佳名徽操子得述之至此何行之大備
哉微獨其子余友梁使君固云歷歲以為記斯
余所以銘也孺人諱淑真所謂朱公者名鑿其
父丁媪其母素菴公諱越其夫生以弘治戊午
二月十二日卒於萬曆癸未七月三十日春秋
八十有六子時濟中癸未狀元朱國祚榜娶省
祭官任希賢女繼南京都察院都事梁紀女前
史氏有一男四女者時政娶衛氏繼段氏女倩
文廷錫尚機薛惟段忠恕又前為薛氏無出矣
孫男二夢羅夢熊時政出先孺人一年卒女六
王氏世系見關中馬文莊公所為誌銘曰 猶
及子之成名不少俟其奉綸庶幾相從於地下
而尚歲限於人間於戲亦存乎其姑射之山

國子監學錄曹翁暨配孺人尚氏合葬墓誌銘

嘗遠古初所記說無懷葛天氏其風尚矣今或

觀忠信少文之士必群起而嚮之渠不云古之人古之人乎余謂論斯民於遠古易而求斯民於晚季世難何則其所受者殊也蓋至德之世其民渾噩太朴未散次則睢睢盱盱聰明外誘其衰也蹢躅擾擾盡離童蒙之心其世彌遠其返彌難於此去其倫以放恚二氏之天非流海之似人哉吾友太守曹君之翁於余為大父行而言天下長者幾是矣先余與太守未遇俱單步負笈江右陳皆所隴西劉抑軒先生之門為華邠友後各以兒女許故其比諸姻最親余兩人翁又皆八十強生同物歲置酒各發兒和歌為壽吾翁前三歲卒獨翁在耳乃太守由辟雍出守擬封符還上急趣舍休止翁旁而翁前旬日卒矣余兩人相對泣傷甚已而葬翁乞余銘余不得委翁姓曹氏諱鈴字鳴節別號雲坡父曰紳母曰李媪其先三輔扶風人唐馬莊武王討李懷光從兵至猗氏遂家焉翁長七尺餘豐輔廣頰質行恂幅望之斷斷乎無他常在涑水

灘中為群農少年或謂翁曰諸豪俠務爭什一
息趣者為賈翁可以來亦效之安事蟹堞滄邪
為翁笑不應其庸耕者謂翁藉第令母輟而固
主人庸奴其衆耳柰何勞食與減獲之最下程
而更苦輓涿蹙蹙在田間也翁笑不應自壯時
翁從從兄主簿鉞庸調皆免至十年而一歲里
日為絹三尺等庸之人謂以翁兄粲而不殊胡
不具言縣翁笑不應翁所為默其妻尚不識怪
問之自吾為汝家婦獨見兄伯學爾不從公使
俱學姬囚孔縛令公遵苛禮誠難乃有詩書破
立服是襜襜者傲爵祿而卒得爵祿非適公里
中子邪父子俱耕無為也翁笑曰是非爾所及
也已假貨幣與裘猴之資資太守使學一縣中
盡驚其所為太守既貴荐歷三原蓋屋長安雲
中又北首燕路數千里幾穿其馬足固已前迎
翁一養仕而止太守遺之衣鞞稍華鉞皮不御
用上即位元年具為令賜年八十爵一級六
年婚禮成 賜三老孝弟力田米帛子二等不

事翁以齒德祭酒盡襲諸賜縣官具服謁翁深
自悶匿僅一預鄉飲酒攝齊各拜而難縣官乃
不敢復言宴衍太守始為校官階八品法不得
封父母乃十年 皇子生殊錫輦轂臣翁輒又
乘其功位階登仕佐郎縣令賈侯躬鳩杖版授
致 詔曰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周黨之徒
豈異若鈴者哉蓋異數也賈侯謂翁獨不能鵜
鵜其裘連車騎交守相快生平所謂農者翁謝
不能又謂即不能宜拜章陳情勿干璽封之禮

言臣縣令教臣為此復不能其長者如此蓋翁
自言居常量腹而食容身而遊適情而行類至
人者故其齒大哉不一日漬病其年如其父又
曾大父幹大伯父彛並八十已上無倦馘翁後
復且五世居申申如也曾以五輩名其孫縱酒
歡讌殊不辨年名昔蕭傲入朝接客之次愿為
兒童戲傲語客曰余所幸者壽考又有曾孫在
吾前彼於愿四世耳為得世喜使益展一輩又
奚若也綿綿民之初生豈謂翁哉公生弘治十

一年十月十七日以萬曆十一年十一月八日
卒春秋八十有六初娶尚氏生弘治十六年八
月十五日以嘉靖十年二月廿日卒僅二十有
九繼張氏子男四嘉績見任陝西寧州知州娶
某氏繼姚氏楊氏嘉和娶某氏俱尚出嘉魚娶
某氏嘉孝娶某氏女一倩張應科俱張出孫男
十有二爾煦爾照爾默爾聯爾杰爾潤爾植爾
楨爾仁爾信爾僦爾偉女六倩王永安楊世倉
一許字余男洪岱三幼曾孫男五元哲即五輩
元吉元善元達元達文三玄孫女一卜以卒之
十二月十二日葬於城北涌澤園旁祖塋之北
以尚氏祔銘曰 孰益翁之壽其始也全孰被
翁之繡其後也賢吾真吾返不於斯乎萬年

汝寧府知府前浙江道監察御史侯公墓

誌銘

余讀同年友李溫甫狀汝寧公事不寐有慨於
昭穆之遠云縣官之貢士也彫龍相襲一再世
止耳汝寧公乃其先四代以降並拔起鴻翼稱

儒宗公昆弟又雁行舉甲第簪笏新故相望一
榻纍然何世之靳乎人言解梁其地有壯氣故
世濟美有以也公生而沉邃有氣局貫覽群言
其業文烏奕輩行足第矣乃仲氏第而公弗第
故其學益博齋院御史青州周公有鑒裁試為
河東之冠與其弟太僕君偕曰聳壑昂霄名並
蛙可湏也嘉靖辛酉乙丑果蟬聯進如御史言
是歲公要艾為淄川令故事令下車謁學宮月
旦質經義揚葩振藻于諸生得矣公召生徒曰
夫士以小藝連衡孔門譬則蝸蚓之餘垂海而
望吞舟之魚胡可得哉三年務親飭厲考業行
以為常又損已奉新宮之教者而淄士彬彬相
刻削若孫君湛吾王君宣化皆見魏擢稱龍光
于時其治舉網維云甚不可飾儒而不必緣吏
蓋廩廩庶幾德讓居見富去見思矣戊辰入取
擢刑部廣東司主事太僕君擢兵部一時二妙
提衡相映以高學再逾歲銓司第吏以公才調
戶部江西司主事補監察御史第一旬歲間游歷

臺省雖視職若寄而劑量操決銖杪不爽如風
所練悉議者美其振職而新鄭高公攝冢宰內
江趙文肅公攝大中丞察其有非常度並委心
焉越試御史領京營公上古兵體三章 天子
置宿衛給弓矢橫刀無所事事公慮其變廢請
日受甲角技稱羽林騎士之選故事十二營武
屬多財貨自達公悉簡其脂贍者薦孤貧處曹
任于是爭昧抑絕蘇松織幣中貴徼射恩澤進
奉日盛至徹肆塞門人不堪其弊內用過嫉
間發左藏三十萬大司農至言朕刻公以非聖
政所宜一切奏罷之內閣某掉罄自肆殿頭相
阿匿視公簪筆先發無所回畏然自以才猷結
天子剪剔抉摩書凡二十上無不當 帝心
者黔國公朝弼幽寡嫂居鞠域中抗扈難制表
人穢夫集其門吏逐補不得公往按朝弼橐鞬
郊迎公曰漢家棄寶憲孤雛腐鼠耳其人為毀
服謝若兵鑽在頸已而正衙抨劾擒其黨蔣旭
等百二十人不決旬夷其亂荒憬帖然每行縣

從學官諸生與俱使敷教令麟角蔚然埒中士
請癸酉增解額五人著為令以人計之八舉而
溢一榜滇人盡尸祝公言在百世何日忘之顧
未及瓜而出公汝寧又未及郡而奪秩二級駸
駸齟齬公幾不容禁闔問之本公故所斥相私
人為操戈者亡論相私人則自相下稱大吏咸
指公息夫也曰是不歷詆諸曹盡僕邀不逮矣
公怡然單車還無少屑意又不喜言御史時事
所為稱御史事者獨鄉之間人蒲坂楊襄毅公
再領銓衡閱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深嗟
以為悠悠醜正何見之異也欲重用公公益深
居謝漬病曰樊宏父子常以榮執戒盈溢方回
支父不以聲利滑生術辭隆就窳吾之願也性
節儉衣裘茵衽率數年一易獨厚宗黨諸所給
婚喪及身任庸調十餘戶歲祿一再賑幾千人
蓋歛赤丁不計也然屢至窶乏嘗自謂吾不能
如古人負郭田以食河內桑以衣江都書以讀
也幸有先人饘粥之業在老是鄉足矣居傍構

丙舍五柳雙桐相與風月其間客至留小飲聽
去取適而止然孝友天至渤野公既老日偕太
僕君佩琚申申侍為樂渤野公病衄公輒陰喝
不能食食即歐病甚尚夾扶從子舍上食也先
渤野公十日卒為萬曆甲申六月四日生以嘉
靖癸未十一月廿日壽六十有二公姓侯氏諱
居艮字伯成號兼山子故河東解人高祖復正
統元年貢洛川縣丞曾祖俊天順五年貢德陽
主簿祖相正德六年貢長垣主簿父畛嘉靖十
二年貢邳州判官以公貴封文林郎進中憲大
夫母閻氏推府輔女丈夫子四長即公繼趙氏
景厚文公娶衛氏廷紀女繼李氏樹女與母並
贈封孺人而病無子公嘆曰吾宗子不祀以太
僕君子廩生加地為嗣君子以為猶祀也娶李
氏教諭遇時女繼李氏太學生照女女四歸鎮
原知縣蒲應奎子敏生山東鹽運司同知弋正
子鄉進士弋千仞者衛出歸儒官常安子紹芳
元氏知縣劉從仁子繼益者李出孫女一以卒

年十二月廿八日葬條山之麓與渤野公同卜
吉焉公之孤以太僕君言屬予銘蓋不佞交於
太僕君有歲矣今曷能辭銘曰 文藻見於環
穎而管行敦於杞梓入告以 一人之知自結
出守則群小之慍沓起一日而駭四遠邦國其
何所恃邪然柯郡文雅於巴蜀桐鄉奉嘗乎關
里以無忝吏民之百世祀也嗟乎亦可以已矣

署汶上學諭事鄉進士何君墓誌銘 代作

蓋余以髫年識鳴岡鳴珂里中殆視余一紀長
也而以丙子薦春秋第一人矣則余又從鳴岡
射策甲科幸命中大為鳴岡屈諸同志風告勿
改無不至鳴岡終無所聽竟署汶上庠事其明
年丁亥余從長安得里中流口言鳴珂父老以
下皆白服曰鳴岡卒汶上余咨嗟鳴詫久之又
明年鳴岡之子洪琛以四月七日卜葬祖塋而
謁銘於余夫人有材如鳴岡蚤得志而中厄而
復蚤夭也是可無銘按狀鳴岡姓何氏諱東鳳
字崇翔鳴岡其號也世居吾倚唐三相張公之

鳴珂里自鴻臚公濟與弟清俱為河津薛敬軒
門人顯名成化中至君世與榜而五九八鳳對
鳴蓋檢河東姓系自何氏下皆落譜焉君故漢
中公為安丘時所生官舍者也母曰王太恭人
夢生兩翼與五色鳥對飛寤而生君與太恭人
同物因以名君頭骨亭亭起如川字姿寓秀偉
自未成人時卓有風望所至盡人必心圖之遠
近稱其容而才為之兩絕漢中公聚郡縣學徒
極漢南上士而雜君其中糊名校課比棘闈君
漸漬平文勿俾他經青衿濫官廩東人士翕然
嚮之疾甚而君之妻子抵學舍以手攬妻子曰
來吾祖勛業墜地矣葬一布車吾憤不憶誰氏
既死以尸見父母女任也比櫬歸而漢中公亦
已切矣君世有貴氣未嘗負而矜之輕布衣士
居恒服御麤苟瀕終敝簣單籍即古人奚讓獨
無盧宋諸賢執手決當世世道謂何何論何氏
勛業哉蓋東人士誅君曰先生自西五月疾作
天視斯文喪之何霄為衰殺哭踊其聲殷地訖

於千里傳哀漢中公夫婦慟之極求一類畫人
畫人億類之如生凡有識者固已不諉於心矣
矧吾黨小子乎君不幸死者蓋未之死也漢中
公諱尚賢甲辰進士生四子君其仲也生以嘉
靖丙午十有二月廿有九日卒以萬曆丁亥八
月十有六日始娶里中楊繼志女蚤卒再娶臨
晉古城西楊邦教女生洪琛與女而兩聘荆邦
俞女未室女亦未字太恭人之父為良輔鄉門
比鄭公其昆弟今有九十已上若魯靈光存者
乃不佞所稱於君非不壽也有誌及銘在銘曰
謂葬之踰也母愛弗忍謂葬之速也父殯在
寢有丘巍如自鴻臚公茲不習卜地下相從君
所未竟或逮其子過其躬有言不讎安所稱曰
于公之門表父之宮

九愚山房文集卷三十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愚山房文集卷四十

河東 何東序 著
稷山 梁綱 校

墓誌

福建道監察御史條海張公泉配贈孺人
趙氏封孺人石氏合葬墓誌銘

余猗氏北有峰高且神曰孤山其西為陳莊里
有著姓張氏云余外舅審理公琮舉成化乙酉
鄉試於公曾大父珣為兄弟行嘉靖壬子公泉

余又同舉寔世講於公公六世祖叢以豪傑自置國初時去之三舍安邑之聖惠鎮今為運城家焉傳子斌斌生祐祐生珣珣生華華生贈文林郎推官轍是為公父珣之弟為天順甲申進士璉其子解元蒞亞元芮為翰林學士南京大常寺卿甲科自甲申至正德甲戌芮之子淳甫乙科自弘治壬子叢之孫食事茶至公之壬子凡十榜於茲相望百五十年曾易繁然何日之遙遙乎去言茲山嵒屈無迭效故易地猶微其美壯哉有以也按狀公諱集字子翔嘗為廬於中條齋海間自號條海始在髫髻犖竒異常兒讀書一覽數行下八歲作文率攬筆具且就閑徹學使曹公嘉一見署子弟員曰是子且有度轍名戒母令預黌序事公顧喜依庠師者前庠師嘗授經義與薛文清公為稱述庶幾有傳其學公輒首決之退而黠柴讀書於園蓋日夜孜孜嚮文清欲傳其學勿絕已又置名河東河中書院伍中與張文毅公以學相厚望兩人

九思山房稿 卷之四
皆碩學三晉所褒簡士皆俛而服自高可三晉
士者未嘗不甲乙兩人如是者殆廿年自壬子
同日舉諸所得意序勲賢以十數輩公獨常帶
奉親歡蓋十年不就燕路後見失父孤學無所
恃曰嗟嗟以孤年敞罔至今不能薄取一官得
毋違親志地下乎且使同志非我殆矣隆慶初
始謁選公車授青州府推官父之以治行徵選
授福建道御史巡視北城蘆溝橋出按山海關
尋謫景州判官以病免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

不敢立朝斯公之謂矣世傳青齊處伯餘法專
在吏司理聽監司令按郡邑率搖缺薄為雄監
司為遊聲譽稱治愉快公至青傷之勞謝令丞
以下表勸諸郡邑相厲勉以意諸郡邑歛然莫
復以辭訟自言者昌樂例增徭賦百姓訴者數
百家令為犄奪靡所定公步驟差割之一夕而
決 衡王坐食名邑循蠶民田千畝以自廣御
史特以屬公收奕世之權一切歸於禮制有上
海運編者南由麻灣海口北極海倉口其長踰

三百里命曰新河 朝廷銳可施行遣給事中
蹈海迹焉吏人莫敢謀議公熟察其害謂新河
所望而納者膠白張魯大小二沽爾五水之中
四者無源淺浚而多布閘則原泉弗繼淵鑿而
兩通海則工役難施孔墨無所用其智責育無
所奮其勇必欲歲委二十萬於橫流至百萬然
後乃弭哉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給事中即日上
便宜為罷不行其為御史持其法大體時政有
罷施百細弗引當不即有巨因其事納之務先
人人喑號張綱再出江陵擅政與巨錨馮保相
熾結士皆跼高躋厚恐有鎮厭禍公與他御史
抗爭是非因極言自古奸佞嚮人必陰約一二
姦黨造為似異而同之說以重人主之疑又必
內結左右假為乘間抵隙之謗以堅人主之信
趙高欲奪君權使臣下不得見面玄黃改色鹿
馬易形高得矯君殺斯而禍秦烈矣願 陛下
日御門臣皆面效內無毀肆深堂外無威侷管
柄即措天下於磐石而待治理於垂旒 穆宗

為震容寢不報聞公以區區一掌堙江河顛沛
景州天下聞其風者孰不憐壯志而爭為之主
後二凶相屬鞭竄朝綱復之正天下又孰不計
度以為 朝廷虚心求舊追其言有足采者要
久而後見待以不次之位有 詔郡二千石
下皆入公里致詔公竟推不受曰廊廟巖穴
方咸遂道何廣也鴻鵠巢林黿鼉穴淵性何
也吾得所栖而已期不再沾埃霧公家無檐
周廬僅設日惟鹽豉豆羹不邇聲伎賓至
必盛脩肴膳不問餘產自少多漬病常飲藥扶
二親親沒先歿未有以發喪多假貸服具而哀
毀踰之歲久垣其祖塋萃宗人渙者奉嘗各以
時四方聞者謂公孝歲內倉粟可粒常升斗分
及宗人鄰里藥流疫棺赤丁代戊亥二歲之乏
四方文益傳謂為公仁常獨處一房對妻如見
嚴賓所交遊必擇房杜曰其有知我胡越可親
苟乖其好王公大人何益張外黃故吾家範也
居又念曰劉勝見禮太守而惜已自同寒蟬此

何以稱河東鬻鹽採作退引遠商私販率有法
隆慶中御史某劾傷其制竟商老而壓墊無出
公一切糾於御史匡改之前後禪商困數十事
皆手書毀草人謂胡不外宣公曰邑里不見害
足矣柰何從御史令問奪之權乎人益服而附
焉余聞之葉師御史大夫臨川陳公曰吾所薦
士才可大用者數人子翔在其中顧鴻飛冥冥
一舉不返不猶有遺憾哉自諸生時書院謀為
臨川勒碑公曰而不聞太丘道廣之說與作立
碑解所著鍾樓賦麻姑廟詩政議臺中疏議藏
於家雅留好音樂能闔闢古琴使臻要眇工盤
盃一字不諂極不止母曲氏都御史張公岫之
外孫女贈孺人生公在正德戊寅十二月廿有
三日申時萬曆丁亥八月朔日未時卒於正寢
配趙氏鄉進士九思女生嘉靖丙戌十二月廿
四日先公四十二年卒時為乙巳七月十九日
繼石氏驛丞誠女生嘉靖己丑九月二日先公
六年卒時為萬曆辛巳五月廿三日咸有女德

並贈封孺人運俗習侈靡民家雄於貲輒衣錦
綺相誇炫彼豈有如石孺人者乃石孺人身操
績織凡衣公與已所衣澣至數四常步往省寧
已又步歸人不知其孺人也視一媵如其妹男
女二允元兩娶壽官弋存志處士王三益女瑩
姐適生員常省吾孫君毓聘生員崔烜女女幼
未字允元將以戊子十月廿二日合葬城之坤
方及門求志其墓余極不斐而誼勿容諉銘曰
逝矣張氏肇自秦泉別為南北聖惠者縣岷

起文昌聯翩天順翰學魁元冠冕三晉雲仍奕
葉十榜相望歸視其室簪笏滿床公侈厥遇際
世鴻休觀風海畔執筆殿頭元凶擅福善類挂
辜朝陽鳴鳳不亦丈夫去路糾紛有懷止足出
處求仁適我所欲感致匪一長往未殊或假之
年而豈曰徒乃不憇遺斯文天喪和玉牙絃希
風何向一丘合璧哲人在茲有沛其澤百世可
知

儒官衛公泉配孺人何氏合葬墓誌銘

公娶於何氏於余為姊萬曆丁亥河東人十九
病疫何氏輒先疫漬甚訣曰妾不幸溘先朝露
侍君無終死無掩我即掩無椁我也言訖卒為
四月十日春元君奔歸公恐前語摧子心微以
狀示春元君謂宜薄葬曰而母言所遺也春元
君曰異哉母之出此言也我知之矣其年十月
三十日公亦卒原夫孺人得非以生同物居同
臭其化也惡自為之椁哉明年十一月廿四日
春元君圖大事豫謁余哭曰傷哉吾二親也勤

苦一經以訓其子未嘗以君之食為親食吾母
嗟指不得歸視其含歛盡然徒生即自墮而大
事謂何先生有以俾吾親掩諸幽者庶固未忍
即死已自狀請余志公姓衛氏諱東郊字子開
別號徐川故為猗氏人金元間族姓大著至明
興德甫名行益著里中德甫而下傳彥才林寬
彪五世無爵稱皆稱田舍翁彪生尚行為公父
始以貲為九品官余少也數送姻衛氏見其兄
弟皆負郭稱雄尚行獨守雌多推金錢役於官

家為少衰至公析產又悉推田宅便好以予兄弟而自無屋以居人或開公公曰且然自吾家事耳非所宜言公少與余共學為子陵彭祖交又同試為諸生為督學鄭先生所賞識于是益廣覽古今學士家言明習 國家之務故文詞數試為高等又恂恂不見環穎諸生皆親重公謂公掇一第無難顧竟不一第而獨嗜書不輟日夜兼課春元君曰是兒必且大吾門苟輟書其何以也母曹病疫盛氣可立染公夫嬾日嚮邇之曹汗漬斥曰暫遠母遠病已目之曰孝哉而之為人子也今茲乃見公治生以暇為整衣食取自死無養年之慮聞人過至掩耳起走有假貸不欲償即不能索與之言如恐傷之辭色母務加人而母紛嚴於呵責機數母少迎物而坦懷乎於其好飲酒劇飲不至醉自餘絕無屑意尚行檀棋因中公日挾枰侍尚行棋不辨子道晚與二三者舊為逸會所至詠嘲風月市塵不勝野韻視窮通得喪豁如也始尚行從先

大人受春秋不成乃傳宗人石磐先生露使廣其業尚仁命公從之復受春秋成而不名公命春元君從從兄東庠又再受春秋凡三世以經明始舉於鄉遡流尋源於先大人何邈而艱也孺人余從父以內冠常尚忠女靜莊有儀凝然冰玉安歸公以微門戶凜凜觸風之葉太母楊氏姑氏凡無不責責則無弗當意銖積寸累使內外無菲缺諸弟姪指繁所衣被一出孺人之手僮婢望見色笑慈母而已不知奚物楚也與公並稱仁者謂宜多壽而但周一甲子哉又踵相生沒一月瑄不數非世所希邁哉然公僅稱儒官不獲徼一命為孺人榮他日者即有石窳封不及黃泉不見矣宜春元君之痛為罔極也公生在七月廿有一日子時孺人生在四月十有二日亥時俱為嘉靖戊子子男一人即庶中丙子科署襄垣縣學教諭事娶張氏生員豸女女三人一適郭之翰一適陳所信俱生員一適王應時孫男一人賓周女一

人許聘生員陳所聞男誥葬從城西祖塋之兆
銘曰 鳳鳴高岡惟凰德媿鴻隱深山惟光以
妻結褵總髮臭味相求霸陵齊志關雎好逑生
也同物卒不易歲方軌翩翩如斯而逝峨嵋之
麓凍水之陽流風百世山高水長是何必於吳
之要離之傍

封宜人令狐母王氏墓誌銘

余攷之傳魏苾邠妻曰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
為其繼母繼母如母為人母不能愛其子可謂
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千古誦之以
為名言然累世不一觀乃今見王宜人若此矣
王宜人者猗氏祁任里耆民民之女也嫁為四
川合州知州令狐琢軒公妻而浙江按察司副
憲君之繼母琢軒公一授勲階未及封副憲君
以戶部員外郎奏最合州升諸京朝為奉直大
夫顯宜人以為 命婦易簪而冠褒然貴倨于
昔焉當介宜人為副憲君母也布棚二子即並
命矣未見生榮地上琢軒公為副憲君父也被

衣五品即踰卽矣未及執法臺端乃易世之後
從其子連騎結駟食方丈於前容容多後福則
未有如王宜人者宜人性明慧及笄歸令狐氏
馬方友諸伯輒割而四之琢軒公僮儻不事畜
宜人左綴右緝如補敝僅而獲完一如介宜人
狀代其夫事翁姑甚謹身自爨朝夕自上食一
切米鹽細碎夫在未嘗一奪其書聲訓其二子
必以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為誠曰不如是
即孟陽氏不若何號孟母至其教叔季一聽琢
軒公之手不以屑意下逮奴隸輩亦必約以矩
矱而不弛惠德或小過當答悉以醕醢醉飽人
情所有原之勿問以故妯娌娣姒皆化而洽焉
聞內訌訢如也琢軒公猝然捐館宜人握所遺
金在其懷人殆於此覘宜人乃宜人召其四子
錄兩分之曰堂上兼女則堂下兼兒妾不能以
私蔽公既異而季子負笈不能稱覘者始喟以
服曰今日之為其假亦足矣介宜人復起何以
加焉琢軒公始試確山令朝邑蓋一再挈宜人

與之具公歿而副憲君敷歷中外以安車請從
宜人不許曰未亾人後死而父有先人之敝廬
在踰闕下堂非所敢聞然宜人精五飭幕酒漿
備婦人之禮余弱冠從琢軒公為忘年交徃來
河東書院暮或投止其家漏且盡宜人必以火
發廬分菽粒獻蜜酒一器蓋甘不踰噍而余飽
自五味不加美而余醉自十誠饜飫乎投轄之
誼有所以佐之者余僕邀不足數回首公夫婦
掃除待余事四十年如一日於人世何其速也
余蓋重有所感也宜人生於正德十有六年四
月四日後琢軒公六年卒為萬曆十有六年正
月廿八日望見古稀子四人一槐即副憲君一
梗副貢生介出一棻大鑿院御鑿一杓增廣生
宜人出其世系子姓在余誌琢軒公墓石與少
保鑑川王公表中副憲君等灼以其年十有二
月十有二日啓琢軒公之壙合介宜人左右封
焉乞余為之銘銘曰 孰能不暱其子遺金則
均孰能不脆於志舒帷則遵茆苜不其臭惡始

將采而終以益親豈獨事生若此要於死者獲
申行且下報君子二安同居而焉嗔何以攷淑
人之德尚亦視諸貞珉

陝州儒學訓導荆公墓誌銘

公諱芸字世馥別號心田荆為猗氏崇道坊苑
一胄也五世祖子璞 國初時以丙科授涿州
判官改沂州一十九年不調請老生詔正統間
以乙科謁選公車第一拜青州府同知生澍輸
粟饒邊得七品官生昱旻生瀛洲 山陰王府

典膳公令學書不成去學稼皆功自數倍然不
謂善公生六七年輒穎異不從凡兒戲教獨喜
遊學館聽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問典膳公
曰稼祖業乎曰非也祖業儒公欣然悅乃前謝
其三兄往就解梁楊先遷又就弘農李先謙德
受章句讀書數行下日誦至八千言為文輒攬
筆具一詣便極父之兩先生畏其賢已並謝去
最後從何先生露受春秋與余共學嘉靖甲辰
試茂才高等為督學廖公希顏所亟獎自是學

益碩文益竒累試皆高等即公自負其高可揖古未嘗不下視流輩人或出其文儻公即詆曰山谷草衣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凡五試棘闈試輒數千人以前出棘為勝數千人既見之棘所咸視儻公是一第易易顧第者多殿公公竟不一第劉蕢下第第者有厚顏公偃蹇五原間褐且敝至萬曆初始貢太學令尹鄉飲餞之公揚解曰孝家忠國所不繩武墮馬氏之家聲者有如此酒後二年仕為陝州學訓不挈妻子僅自其家致粟率日一食馬一餼斥俸餘以贍期士陝之士士多倚席不講公既以光祿四行率人復發題起義與弟子兼功並課率又以前脫橐為勝弟子皆奮粟以從由是陝士駸駸嚮盛乙酉戊子比肩進有遂起家成進士者公翫黷自居錚錚不容於世讀屈賈諸書長謠浩嘆悲壯動人間者為之掩泣又曰荀卿著書屈原離騷子長史記蓋皆拂鬱憂憤有所託以洩其中苟卑卑竭所能以工鑿悅亦技道之求爾烏

足與論大儒之蹊哉公蓋自况也嘗笑事當否
而坐觀其成敗號屢中時江陵毒海內算緡履
畝囂然苦之守其奉行恐後公曰於公得矣使
京兆廷命乎柰何乎民也未幾江陵敗守始慙
服公然憚公面折人過又爭小禮不下求為公
遊揚聲譽不能也有廉公狀者必曰一儒官見
陵侮即廉何足采公嘆曰咫尺若隔煙霧矧重
閹上乎即日挂冠甘棠門歸監司聞而追之已
渡河入里而奄然逝矣公孝友天至事後母無
間言三兄雖過求必厭其欲毋少僅閨內雍睦
獨不如其交遊宦仕時使移之國渠不曰孝廉
古之貢士出則宰民足宣風教者乎天其假年
學可成章識者猶有遺憾然生文明之世少微
貞遜何論兩綬通候即影纓不終朝足為吾道
羽儀哉公前母李三子蔓芬蒞母王氏生公於
嘉靖丙戌正月六日卒於萬曆甲申八月廿有
六日娶郭氏興平縣丞昂女子王土生員副室
王氏良翰之女出卒之五年戊子十有一月十

有二日葬於城西祖塋之兆王土生而竒穎有父風以其幼且孤也未遑大事至是始克成禮而乞余誌其墓且銘銘曰 於惟鳳里自多材涑水淳長山增嵬揆天文藻聊爾媒一露五斗歸去來生也弗縻死也哀西山蘊玉誰為開藍田之種於此胚

封安人關氏墓誌銘

劉氏於猗邑最為簡易矣然舉國皆慕其家行非獨闕閱則以兄弟居室之間琴鳴瑟應不詭於姜肱之行微獨兄弟則又以妯娌寢門之內娥倡英傑不構乎田氏之私自安人之兄弟為劉婦也自其夫兄弟曰吾妻也朝夕我必皆有終乃不之知矣安人之如父與安人其共祀先祀之謂也其家行善也司徒君既少脫駕宿於家曰安人及午眠及七閱月始克行營穴窆以葬安人且也謂余曰以誌糟糠非異人任矣安人姓關氏原頭里壽官公世信之女而司徒大夫君以平之配也安人生有異表

其父自許不以妾與人女子十五而笄安人未及笄而執白蠟於司徒稱家婦婦人脩閭內而絕境外其兄弟或自生過必解佩爭之納善自改乃佩洋度為澤天性不踐凶穢從父母未嘗學問而質訥女訓動嘿鮮有弗合壹是并曰饒場滌澣之事必躬必親怒然自底鞭豚而曾不言勞人有勞即懇惻咻煦之甚於瘁其身者太安人郭或過之安人曰家人之於妾猶服肱也今移勞庸為去是身也司徒君炳燭讀不休安

人即分光績不休既困之數年去而傳於外安人獨有以助之使無或顧於後而樂於在外凡有為於其家即司徒君自為之而卒無以易其所庀司徒君病鬱安人即鬱鬱不半食藥餌必親嘗安人病寒司徒君即又冷冷不貼席藥餌必親酌安人矍然不自勝曰何哉妾然而君亦然者司徒君始挾筴不售敵罔殆廿年安人即未脫簪珥以佐薪蘇視牛衣之泣則無幾矣人或沮議之曰人生事產業爾安能邑邑俟後以

成虛名為安人相之不少動太安人曰長兒家富貴種他日且大酹女類安人輒又曰姑不樂目睫而倚兒子寬辟以俟後於不可逆安見與貧共適者安人蓋心知之而故設不然以激發司徒君也已卯大比士司徒君猶葦枕卧安人察其無行意曰懷與安也敗名不聞姜氏之言邪子有四方之志其若之何司徒君束髮床蓐間蹶然起壯首一舉而成進士矣太安人悅之甚幸子之成名而未及建節歸也已而寢疾安人累月不饋而以身請於神為動其子以恩歸之念時為庚辰之冬司徒君請急倍道歸而太安人獲從容訣別也方太安人之存也安人依依屬君子日事希鞶鞠脰之列惟其歡之弗繼及其既歿遇柩椁杖几即泣然泣下享一饌如生而上之食及其既貴則步搖瑩狄垂綈懸瑱宛然第進於姑前而不勝其悲喜之駢集嗚呼若安人者雖宋之女宗其孝何以加焉先是嘉靖乙卯冬地大震安人出部屋下了無軋覆

識者極知有他日嘗從司徒君再入京師一抵
河西務未饜輒捧黃先歸而俾司徒君一意轉
餉疆場不以循防取薪奪大夫王室之念一夕
感涕關婦何之變疾頓革爛然長視無殿屎沉
綿之苦猶屬其家人曰吾且先驅狐狸於地下
勿動司徒君聞也其死也不亦達生之丈夫哉
安人生嘉靖丁酉六月四日寅時卒萬曆戊子
三月十有三日申時僅五十有二以司徒君主
事之貴得今封子男一人惇典庠生娶何氏從
弟東昕文繼聘何氏惇睦聘荆氏太學生未庭
女女一人字余男洪岳姻聯藁藁稱朱陳矣
為卒之歲十有二月十二日儀為有位之器物
墓在其里之西鳴條崗之原銘曰 婦以專一
為貞夫室詎專於色風人之詠異什同亦婉有
其德生苟不於上世死孰傳之無極小心翼翼
威儀是力載謠斯人無忝中郎之勒

九思山房文集卷四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愚山房文集卷四十一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墓誌

承德郎慶陽府莞寧夏糧餉通判楊公墓

誌銘

楊公諱時芳字道亨嘗讀書龍巖寺自號龍巖子其先本猗人也後魏肥如伯擿徙絳之正平復自絳返世以多才號其居百雉楊里高祖不

名以行曰四生泰泰生欽欽生封通判公錦公父也公在妊太安人范輒病彌而生公范愈益病三年類不利其母者太母王獨膝置之四歲能變四聲授千文不浹旬一吻而徹父大異之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與范竭力畊織以給公從外傳授尚書為文攬筆具耳目手口之間五事並舉十歲以童子謁令賈口試青燈夙負青雲志公應聲荅曰赤縣日厯赤子心令拊首嗟異中州曹公嘉籍甚藻鑑公十三歲試為茂才

高等方是時宿儒有河中孫公永思與公同經公負笈從之封君公躬齋糲糈以為常公一意傳其學至通曉不寐同舍生講洪範河洛指皆宗讓公人人自以不及已置名河東河中書院皆為御史余公光督學王公昂劉公以唐郡守陳君某所賞識號曰孤楊獨聳甫踰弱冠庚子舉於鄉與孫稱同年宴還公為蕭遣掖師狀觀者榮之自是燕馬薛雞偃蹇二十年所或往或不往不時借計吏封君公數用從史公跽進曰

棄母於東周而行進取義不遠遊之謂何封君
公曰女欲沾沾韋帶長守膝下邪且年女強矣
為恚不食公不得已辛酉謁選公車令寶坻未
滿邑豪中貴議起調真寧蓋嘉靖末賢不肖還
處時也隆慶改曆用循良績稍遷慶陽府通判
條筦花馬池芻餼督拊臣孝義霍公蒲坂王公
僉謂公非一隅才疏改寧夏歲漕輸者亾 內
帑民運一切皆領之而其官如故已用 策定
東宮恩自阿保下逮邊郡勲部能明其功預再

舉咸予之封公於是階承德父母妻皆品從郎
稱 命婦焉三年以邊勞 賜寶鏹駸駸嚮用
會別有召而太安人訃至公號踊孺慕不待代
而狂奔家難游臻一由長枕淹淹不可復振矣
蓋嘉靖中士風漸靡稍得意日事謀生徵逐公
獨潛遊竹溪龍巖大覺興國諸佛院鍵戶讀書
重席於令狐合州公總紀群之間亟稱覃侑內
則金玉誨育仲子聯芳舉尚書第一外則杞梓
集門方伯董公汝漢儕成進士多序勲賢而公

猶孳孳有入海登山之志寶坻圻巖邑也多巨
璫婢尹其褻人穢夫倚社而集縣庭為奸利何
知頭上尹乎公未至縣陽橋吸迎於道公先風
告不改乃正衙抨劾擯其左右胥史輿阜雜類
游徼護莊百餘人廳事惟交鳥雀守歲故準口
報不惟其人惟其賄有竊千金以逃如頭須其
人者公取諸徭役以杜之賦外省宮嬪之餽歲
輸損麋羊之鞞民以勞勩招徠者凡七百八十
二口又月捐已奉稟試士之尤者聽訟務陳和
之要皆能談之科配甲兵糧草籌不廢手故事
出納正額用未盡者舉則乾沒罔上高則貯羨
錢以夸已功公洗手銖鈔一切不溺聲利 慶
藩豐林王未葬也宮人乞其生祿市下里物巡
拊沈公應時下其議於公欲勿予公曰不惟國
家大策苟見王不在而鐫其奉何淺薄也其他
堂下紉駁截然不撓其志皆此類沈雖改容聽
肅然竟以是銜公矣公美鬚髯音吐詳贍裴回
峻舉望之如神仙中人平生涉蒙吞澤頗載梁

相互有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卷晚與文章
宿友締六老會枯酒不行輒先倡韻待麈大抵
歌桂賦竹極幽人之趣暇復梓擷經史落釀辭
以詔來學居封君公與繼母某喪時已皓首體
髮癯焦觀者幾不堪視瀕終召其二子曰吾生
跋前躓後命與仇謀聖賢不屑道惟祿不及親
友而侈僕妾者我與古人共鄙之今貽女石研
數枚無長物以此也女其念之所著文七卷詩
十卷舉業集評一卷補綴表則三卷公生正德
丁丑正月廿有四日卒萬曆丁亥十一月廿有
九日為壽七十有一娶姚氏繼閻氏贈封安人
俱先卒路氏子男二人琮娶余妹璠娶王氏俱
闔出生員女亦二人適臨晉賈璉萬泉張綱南
俱國子生孫男三人彥達聘喬氏彥吉聘令狐
氏彥升女一人字令狐氏琮等卜以十二月十
有二日葬公祖塋之域持令狐少軒公狀據戚
誼而來乞銘塋制公所自為周以外戚持導以
有位儀用公爵也銘曰 遙遙楊氏系自肥如

圍稱孤鳥卒反粉榆江左高華隴西著姓奕葉
相承門閥斯盛思庶邃雅德芬嗣家士林冠冕
治在光華蚤試爨樽器哀清廟海沂王祥滌陽
李嶠餘慶潔仕元常三徙執不京師獨賢邊鄙
孤操難入激沽李渤朝隱忠清一朝齟齬梓孟
當御簞簋棄捐小材捷徑大雅延邈秩位未通
徽音獨侈亟貴驟遷魯何隸齒終南蔽用王谷
司空中非嘉慶宜爾墻東香山九老高陽萬卷
彼美東南于今奚忝德與耆學垂老弗謖楊牧

家似我吾觀世之昏者卑者主於腐朽多墻高
基下之虞高者世有魁冕不能無邑里之患非
我志矣竟以孺人歸稱王氏婦為母者五十餘
年以萬曆丁亥午日於疫癘既定之明年其子
春元君始克葬乃以其誌屬余按狀孺人儒官
明德之妻光祿寺署正宗義之女而大學生王
公良輔甥也孺人三歲失母獨與其後母張居
語不及外足不躡男席一鄉稱其貞歸王而當
一夫人為縣官筴竟不為家而家日晷窳也則

孺人身治其職稍稍以約為盈奉嘗蘋藻澈漠
酒醴雖微齋如致潔帳具賓客寓宿必徹薦給
馬已則竊取親所御裙踰夜自浣滌平明而不
藉後御未嘗一夕專夫室自二大人已下非孺
人靡所衣履其踰闕則舒帷結組若處重轅中
而使傳母應堂上即姑李亦忘其有孺人也孺
官公嘗一受署佐史獨斗食與昆弟率飲上尊
至石一笑為樂倘葛不視家生產孺人至庀其
樂亦無寧居謂儒官公曰君居恒樂河吐哈作

雲巖狀觸人安能掉三寸日受司空城旦書大
吏前也且妾所日夜績而佐柔澤讀者其勞寧
異人任乎君何可勿任為也柔澤本兄弟總角
知名者孺人蓋喻其二子而春元君未總角時
工屬文取其上駟而擬古作者無多遜其下駟
亦足高視時流王氏之季道不能絕也孺人猶
孳孳以不脫韋帶為慮俾昔昔和態丸無已時
也孺人性靜專不貴塗澤諸貴人垂掃懸瑱過
孺人孺人以孺子謝斲非所接弁冕鄉鄰工綺

穀站躡跡絕不與邇而皤皤兩姑一姨挾筭器
食勞孺必則引衽攘捲而親迎之與兩姑並母
族姨為母之娣皆孺人所母事者孺人日以荆
布傲其子所奉尺陳絲不顧詰之則笑而指其
膚曰吾豈稍任華者比屬纊春元君赤手昔物
於市而始加緋孺人之需於王也蓋寡矣始余
室薛安人病擁一盞媪卧孺人來視流涕曰安
人從君走萬里今雖憊柰何獨與一媪絕乎脫
不免吾為導行費矣已而晨興有物自牖為呪
語亾衛孺人復亾玉孺人亾何有以衛母何之
訃聞者孺人迫喪不自持不再旬卒不三旬而
余室又卒嗟亦竒矣孺人生正德辛巳五月十
有四日壽六十有八子男二國瑞庠生娶李氏
太和女國瑚以終賈年中癸酉鄉試高第娶趙
氏良卿女女一適衛邑餘十三人皆蚤殤孫男
二陽楨春楨女二二適臨晉趙鴻臚男俊士一
幼以戊子十二月六日葬祖塋之域銘曰 侯
文孫寶布衣為友袁紹何顛奔走恐後宜二氏